



2020年第2期 总第**60**期

DHARMA WAVE

SHI CHENG CHAO YIN

联系林友 弘扬正法

Connecting Buddhists Sharing Buddh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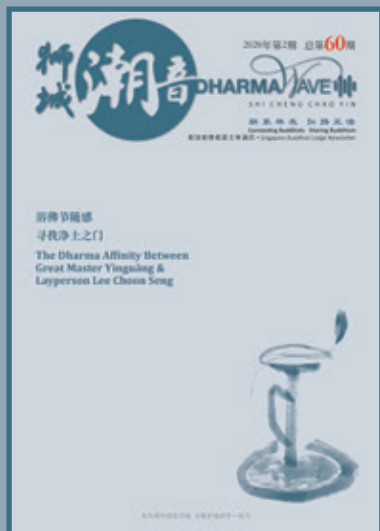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通讯 •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Newsletter

浴佛节随感

寻找净土之门

**The Dharma Affinity Between
Great Master Yìnguāng &
Layperson Lee Choon Seng**





本期封面照片 | Cover Photo
心灯 周小东画
Oil Lamp by Zhou Xiaodong

2020年•第2期•总期60
No.60, Vol 2, 2020

刊名题字 | Title Calligraphy
赵朴初

发行人 | Publisher
陈立发

主编 | Chief Editor
释延续

编委 | Editorial Team
邹文学•戴文雪•宁小颜
郑苑芬•胥传喜

美编 | Graphic Design
张蔚雅

编务 | Editorial Admin
马思慧

出版 | Publisher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17-19 Kim Yam Road
Singapore 239329
T: 6737 2630 | F: 6737 0877
W: sbl.org.sg | E: sccy@sbl.org.sg

出版准证 | Publication Permit
MCI (P) 031/03/2020

印刷 | Printer
先锋印刷装订私人有限公司
Pioneers & Leaders Center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 6745 8733 | F: 6745 8213

若您想停止接收《狮城潮音》季刊，请电邮至sccy@sbl.org.sg并注明会员号与退订原因。感谢。
If you would like to unsubscribe from this magazine, please email to sccy@sbl.org.sg your membership number and reason for unsubscribing. Thank you.



卷首语 Foreword

2 坚守平常心 坚韧向前行



林内动态 Happenings

- 4 本林网上直播浴佛典礼
- 5 本林卫塞节献供仪式圆满举行
- 6 本林第五届净土教理班课程圆满结束
- 7 本林《弥陀要解》讲座圆满结束，《观经四帖疏》即将开讲

目 CONTENTS 录



佛学漫画 Comics

26 林则徐的故事
Story Of Lín Zéxú





人物专访 Interview

8 做好人、做好老板
——访林福星先生



生活中的佛法 Daily Dharma

10 疫情中的信愿行
14 浴佛节随感



菩提路上 On The Bodhi Path

18 走出恐惧不安
20 十日闭关“魔考”记(下)



一时十载 Ten Years In A Moment

32 回家路上有净土法门
34 寻找净土之门
39 信愿步步行



法海拾珍 Dharma Gems

40 居士林发起人之一：
黄曼士与佛教
42 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众生本觉
理性
44 以佛法长养我们的平等心
48 Wáng Yángmíng's Fantastic
Encounter 王阳明奇遇记
52 The Dharma Affinity Between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
Layperson Lee Choon Seng
李俊承居士与印光大师之佛缘



大德懿行 Great Virtuous Ones

57 净土宗十祖截流大师传(一)
Tenth Patriarch Of The Chinese
Pure Land Tradition Great
Master Jiéliú (1)
62 How The Buddha Relieved A
Triple Disaster

坚守平常心 坚韧向前行



林长 陈立发

在进入2020年之前，我们曾经那样习惯于社交聚集生活，“见面三分情”“相逢一笑泯恩仇”等已成为我们文化和生活的一部分。而步入2020年，我们可能不曾想象过，也从未经历过人与人必须保持安全距离的生活方式。有人曾经戏谑，这是一种“聚集可能死亡，分离才能活着”的人类生活“新常态”。就这样2020年的一半时光已经在我们的指缝间悄无声息地滑了过去。

在我国政府充分调动资源的领导下，我们顺利进入了解封第二阶段，就在前些天，像电影院这样比较封闭的场所也允许开门营业了。虽然，本人没有看电影的习惯，但是，这仍旧是一件让大家无比开心的事，说明新冠疫情在我国社区的传播总体上得到了控制。在眼前和今后，我们每个人需要注意的是，时时刻刻遵守各种必要的防疫措施，承担社会与个人责任，为我国早日清零而献上一份力量。

信念坚定迎风雨

居士林在进入解封第二阶段后，林内一些活动在严格执行防疫措施的情形下，逐步开放给预约家庭和林友参与。虽然实施各种措施非常繁琐和耗费人力，但作为广大林友的心灵家园守护者，我们依旧希望做到最好，让大家在进入居士林后能够安心礼佛，找回久违的身心安宁。

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远远超出人们当初的预测。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行业得益于全球化产业链深化的影响而蓬勃发展。但是刚刚出炉的贸工部经济数据让人触目惊心，我国二季度GDP同比下降12.6%，超过经济学家先前预测的10.5%降幅。加上不时传出跨国公司和历史悠久的机构的大幅度裁员，中小企业不幸倒闭等负面消息，更让许多人心情非常焦虑、烦躁和郁闷。导致不少人心里忐忑不安、一个没有说出口但又十分恐慌的问题是：“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这让我联想起一些企业在初创阶段，或遇上经济不景气时期，生意在挣扎中求存，租金、员工薪水、供货商催款、水电费用等，犹如一座座大山，压迫得创业者喘不过气来。但是，即使

再灰暗的时候，具有雄心壮志的企业家们，内心的信念和执着精神始终坚定不移。我相信天道酬勤，只要国人保持终身学习的精神，紧跟时代脉搏，团结一心，坚韧乐观，脚踏实地，时刻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一定会走出阴霾，迎来拨云见日的未来！

“不受天魔非好汉”，下个月我国即将迎来建国55周年，我国人民曾经历了无数次考验，在一次次的困境和挑战中脱颖而出，顽强自立。所以，我相信，我们眼前的困难虽然巨大，但是，风暴总会过去，只要我们坚定信念，不断创新和整合资源，提升自己的优势，当机会来临时，我们会变得更加坚强。

殷忧患难启圣明

大文豪欧阳修曾说：“多难兴邦，殷忧启圣，盖事危则志锐，情苦则虑深，故能转祸为福也。”大意是说，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国逢多事之秋，往往能凝聚民心，上下团结，成就一段繁荣盛世；从个人角度来说，凡事积极作为，坚忍不拔，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则能不断激发一个人的智慧与潜能，乃至成“贤”成“圣”。往往越是在危机中，越能考验一个人的品质、锻炼一个人的意志；越是经历磨难，越能思虑深邃，这样，常能转危为安。

在这次的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居士林在发展布局方面的短板。多年来，以法会与共修为中心的修学传统，让我们早已习惯于这一切的运作，而新冠病毒的突袭，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未来的前进方向。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居士林所面对的大环境局面，也是绝大多数佛教团体、乃至绝大多数宗教团体所共同面对的难题。新冠病毒的流行，倒逼我们深刻思考，谨慎探索，以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作出适当改变和创新。当然，这种改变不是贸然行事，而是需要我们深入调查了解，集思广益，智慧规划，务实推进，让居士林能乘风破浪，稳步前行。

平常心是佛道

赵州从谗禅师问道于南泉和尚：“什么是道？”南泉答：“平常心是道。”这句话我们现

代人在很多场所都在引用，甚至把它当成口头禅，但是，“平常心”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再从一则禅门公案开始。有源禅师向大珠禅师问道：师父修道，不知如何用功？

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问曰：一切人都是这样，难道师父吃饭睡觉与他人不同？

师曰：不同。

问曰：有何不同？

师曰：他人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需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有源禅师顿有所悟。

有些人总习惯于在书本里找真理，也习惯于在道场中找佛法，岂不知佛法总在不经意的生活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可以悟达佛道。大珠禅师说我们吃饭时百种需索挑拣，睡觉时千般思虑计较，完全是我们真实生活的写照。吃饭时我们早已忘记吃饭的本质是疗饥，于是在追求色香味美的路上越走越远；吃饭时我们也早已忘记对食物的摄入和发自内心的感恩，于是对吃饭附加了太多的功利意义。吃饭早就不是吃饭那么单纯了！同样，睡觉、走路、谈话，甚至我们有些人在拜佛、诵经时都带着某种交易在心里，忘失了做那件事原有的初心。

平常心是道，就是让我们面对一切境界和干扰时保持一颗不惊不怖的心。平常心就是让我们找回失去的真心，回归到内心面对生活最本来的样子：吃饭时专注吃饭，睡觉时专注睡觉，走路时专注走路，工作时专注工作，礼佛时专注礼佛。把百种需索，千般计较的心收回来，保持做这件事情的正念，心无旁骛。这种训练日久天长，我们的心自然会安住在每一个当下，自然会日日是好日，这是我们修学的下手之处。

面对这次疫情导致的经济和生活海啸，身为佛弟子，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安守内心的宁静，专注做好念佛诵经等日常功课，回向疫情早日消弭。同时，尽职尽责做好家庭和本职工作，履行社会责任，慈悲济世，随缘随力帮助有需要的人渡过难关，便是心行于道。只要我们坚守平常心，坚韧向前行，一定会超越眼下的“新常态”，在疫情中塑造更好的自己。南无阿弥陀佛。卐

本林网上直播浴佛典礼



本刊讯：

为 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悲悯我等愚痴众生，降生娑婆世界，宣说正法，化导群萌出离生死苦海，汉传佛教寺院都会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举办浴佛典礼，本林也不例外。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和持续，原定的浴佛典礼也受到了影响。遵循政府阻断封闭的原则，本林今年的卫塞节活动以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

庄重神圣的浴佛典礼于4月30日佛诞日上午9时开始，由本林常住法师主持仪式。在恭迎太子像宣讲沐浴真言后，法师随即将太子像安座于九龙吐水的浴盆灌沐，祈愿众生得离垢，同证如来净法身。

感恩法师慈悲，在这特别的日子，为“居家模式”的佛友们代为浴佛。浴佛典礼随着祝圣绕佛和回向仪式礼毕而圆满。

值此浴佛圣缘，普愿大众同发菩提心，洗涤身心烦恼垢，得清凉自在。 卐

本林卫塞节献供仪式圆满举行




▲ 浴佛典礼与卫塞节仪式直播

本刊讯：

农历四月十五日卫塞节，本林举办了隆重的献供仪式，整个过程圆满而殊胜。

农“卫塞”，即5月满月之日，全世界亿万佛教徒都会在这神圣的一天，纪念佛陀诞生、觉悟和圆寂。往年的卫塞节，林友们都会偕同一家老小前来林里礼拜、浴佛、供佛，参与种种法事活动，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信众虽不能亲临现场参与，却阻挡不了大家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观看法师主持的卫塞节供佛仪式。

卫塞节的供佛仪式于上午9时30分开始，由本林常住法师代表本林林长陈立发居士、董事会全体董事、全体林友、全体功德主、全体义工及全体员工于佛前献供。许多佛友们跟随着法师的献供仪轨和家人们一起在家中供奉的佛菩萨像前念诵，并依照顺序奉上十供。献供的场地虽不同，但大家虔诚供佛的心却是相同的。

当天的仪式包括礼拜八十八佛和念诵大忏悔文。佛经云：“祸福无门，惟人自召”。面对肆虐全球数月的瘟疫，身为佛弟子，更要至诚礼拜，忏悔罪业，并以此功德回向：祈愿疫情早日消除，山河无恙，国土安宁，世界太平，众生离苦得乐。 

本林第五届净土教理班课程圆满结束



本刊讯：

本林作为以弘扬净土宗念佛法门为主的道场，在弘扬佛法，特别是净土法门方面，长久以来投入了大量人力与物力，举办净土班及弘法学座，以期帮助信众树立净土正知正见，增进信愿，自利利人。净土教理班自2010年开办以来，由本林佛学导师延续法师，于每周六晚宣讲，已成功连办五届，深受广大佛弟子欢迎。

第五届净土教理班于2018年9月8日开课。新学员中有不少对佛法一概不通，即便如此，大家都希望经过系统的学习，能在学佛路上，打好基础，建立正确的观念及对净土教理有更深层的了解。

在两年的课程期间，学员们努力修学，不仅在义理方面深入研究，同时在修持上也有所心得。一些学员感触良多，发心受持三皈五戒，成为三宝弟子，明白苦空无常，信愿念佛。从课程的分享与讨论环节中，也可看出学员们的成长与蜕变，令人欢喜赞叹。学佛路上，大家相互鼓

第六届净土教理班 公开讲座

主讲：本林佛学导师延续法师
日期：2020年9月5日起（每逢周六）
时间：晚上7点半
报名：<http://tiny.cc/sblplc>

励，有善友作为伴，有良师作为导，更有净土作为依归。

经过为期两年的修学，2020年6月13日，第五届净土教理班的最后一次课程在网上直播中圆满结束。本林将择期为第五届同学举行结业典礼。然而，修学之路，没有尽头。祝愿第五届结业的全体同修，菩提路上精进不懈，对净土法门生深信心，永不退转。

第六届净土教理班将于今年9月5日开课，招生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欢迎大众报名学习。潮

2020年度林友大会

日期: 2020年9月20日 (周日)

时间: 上午10点

本林第45届董事会已决定将于9月20日上午10点召开年度林友大会, 具体事项将书面通知全体林友。如果您的通信地址有变更, 请及时与居士林办公室联络 (67372630)。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本林《弥陀要解》讲座圆满结束,《观经四帖疏》即将开讲

本刊讯:

宝加持, 龙天护佑, 经过48次的讲座, 本林每周五晚的《弥陀要解》佛法公开讲座于7月31号圆满结束。《弥陀要解》佛法讲座开办于2019年3月, 由本林佛学导师延续法师主讲, 讲座吸引了约200名学员全程参与学习。

此部《阿弥陀经要解》是由净土宗九祖藕益大师所著, 是《净土十要》里的第一部著作。印光大师云: “若论逗机最妙之书, 当以《净土十要》为冠。而《弥陀要解》一书, 为藕益最精最妙之注。自佛说此经以来之注, 当推第一。即令古佛再出于世, 现广长舌相, 重注此经, 当亦不能超出其上。”

今年的讲座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学员不能如期到林内讲堂听课, 考虑到众多学员渴望闻法的心情, 本林采取网络直播的形式授课, 让大家待在家中也能持续学习。

《观经四帖疏》 公开讲座

主讲: 本林佛学导师延续法师
日期: 2020年9月4日起 (每逢周五)
时间: 晚上7点半

全部48次讲座的视频已同步上传至本林网站、面簿 (Facebook) 以及 YouTube (www.tiny.cc/sblytmtj)。

我们随喜全体学员圆满完成《弥陀要解》的学习, 祝愿各位在修学净土法门的路上菩提精进、永不退转。

本林将从2020年9月4日起, 于每周五晚7点30分, 举办《观经四帖疏》公开讲座, 主讲法师为本林佛学导师延续法师, 欢迎大家参与学习。

做好人、做好老板

——访林福星先生

文 | 邹文学



昇 崧集团总裁林福星BBM因为看到报章报道居士林在筹款重建大雄宝殿，基于对居士林多年来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和不分种族宗教的慈悲精神的赞同，所以便热心给予大力支持。

因逆境涉足超市业

林先生很感恩昇崧自1985年创立以来，基本上没遭遇什么大风大浪，至今都能一直朝向目标前行。

昇崧是于1985年在宏茂桥122座组屋店铺开创第一所超市，开始便是倾全家人的力量投入，大家都不计较得失，只望能借此养活一家人。

“我们三兄弟还有六个姐妹，几乎每个人都分担职务，大家群策群力，有困难一起解决。天道酬勤，我们终能在完全陌生的零售业务里，闯出一条生路。”

原来林家最早是养猪人家，一开始住在裕廊乡村，后来搬去林厝港养猪，最后举家跟着养猪场搬迁到榜鹅。

“我爸爸率领我们全家养猪，业务最盛的时候养有3000头。”当年，甘榜的小孩放学

回家就都帮忙务农和做家务。林福星中学时书读得不好，中途便转到工艺教育学院学修理汽车。工院毕业后，却没机会到修车厂实习。

1984年中旬，因为猪只过剩，林福星和兄弟在实惠超市内租了个猪肉摊。过后因为业主周转不灵，林福星与兄弟商量后将超市顶下来，就是上面提到的宏茂桥122座组屋的店面。

1985年后，政府下令逐步关闭养猪场，因为新加坡土地有限，养猪业经济效益太低，林福星与兄弟也在这个转折点正式投入超市行业。

谨慎起步 蓬勃发展

林福星说，昇崧是以薄利多销的策略发展业务，经营起来战战兢兢，先生15年后也只开了三家店铺。

1999至2000年期间，网络经济泡沫破裂，911事件，沙斯疫情导致市面变萧条，很多店铺租不出去，店屋租金大跌，很多地方每平方英尺的租金只剩两三块钱，这时昇崧得贵人指点，便抓紧机会陆续在全岛多处开店。

“2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有63间店铺。从2017年起，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先后开设的两家超市，业务也已取得稳健进展。中国将是我们以后扩大商业活动的目的地。”

昇崧早前也已开发线上生意，在四个地点营运，每天拥有200多个客户。

“我们最早订下的免费送货最低消费额是70元，一般能做到80至120元的生意，但是还无法开支平衡。后来最低消费额提高至100元，每宗生意便能增加到120至150元。”不过，他指出，这种经营方式费用颇高，单是购买送货车辆便是一大笔钱，所得盈余也只堪支付工人薪金。但是随着消费方式的改变，往后线上生意应该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他指出，从养猪、卖猪肉到经营超市，能生存下来并非理所当然。跟养猪相比，经商的风

险没那么大，因为开农场有太多无法掌控的因素，所以务农的风险最高。

顾客请职员吃自助餐

昇菘有一千多个供应商，货源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货物种类繁多。

“昇菘的草创期是跟一般的杂货店、巴刹和小型商场抢生意。但是巴刹和杂货店的市场份额只有这么大，生意随时会被其它个体户抢去。因此进入发展阶段，昇菘向职总平价合作社及巨人超市等企业学习，提高形象和改良经营方法，才能有机会服务较大的市场份额。”

他指出，昇菘要吸引顾客，是以一切为了顾客作号召，即：品质高、服务佳和价格公道。

“我们的职员常被提醒，不要认错老板，真正的老板是广大的顾客。要有多点人来买东西，大家才会过比较好的生活。像我这样的管理层人员只是负责经营和管理，并为职员做出公平的分配，使公司制度能留下更好的人才。”

他认为昇菘的职员，上自管理层和经理，下至点货和收钱的大姐，都晓得对待顾客需真诚友善，要周到体贴。

“不久前我们盛港芬维尔分店的一名顾客，为了感激我们同事的真诚服务，要在分店安排自助餐给同事享用，但是我们委婉地回拒了，因为顾客光顾我们的分店，就已经是给了同事薪水和花红。”

好工人也要找好老板

林福星说，昇菘的企业文化或许还未真正形成，但是公司一路来宣扬的便是积善累德的思想。

“企业要发展起来，树大根要深，要以道德为基础，以文化为传承。”

他比喻说，心静才听得到自己的脚步声，心性求静，便能戒贪戒骄戒躁，与人交往，包括对待来来往往的顾客时，才能建立起友善的关系。

“关心顾客的利益，帮忙寻找他们要买的东西，并尽可能提供优惠价格和回扣。总之，多

替顾客着想，顾客自然也就乐意多往昇菘来回跑。”

他笑言：“做好人，神鬼都喜欢你。但是，你自己首先要立志做个好人，并经常勉励和督促自己变成更好的人，那么你要找好的工人便不难，因为好的工人也要找好的老板。”他透露自己有个约80名经理组成的团队，很多位的年资都在10多年以上。

他强调，要留得住员工，要吸引住人才，其中一个关键是要舍得分配公司盈利，既要马儿跑得快，马儿就要吃得饱。公司除了按多劳多得分发花红，另一方面也推行赏罚分明的制度，谁做错事都得承担起责任。

他说昇菘向来重视提升员工的工作能力，希望更多人能掌握多方面的技术，每个人都是多面手，都能独当一面。

“我很乐意看到员工能为自己创造做老板的条件。”

健康生活 热心公益

林福星说，工作几十年，天天上班，也天天都是礼拜天，因为他总是工作得很愉快。

他坦言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毕竟自己的修养也需在磨砺中求进步。

“要分分钟做到克己力行，严以修身，待人宽厚，与人为善，哪有那么容易！不过，我仍然以这个作目标。”他认为人都有正面和负面，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需要多欣赏别人的优点，多包涵别人的缺点。

他补充说，要做到待人宽厚，心量要广大，身体的健康也很重要，唯有身体健康，才能长时间保持心情愉快。

“疫情之前我常爬武吉知马山。近几个月，我与两名工友一起修补8000多个有损坏的铁笼。修理铁笼，也算体力活，流一身汗，便是很好的运动。”他说一天只能修好二三十个铁笼，这个工程看来还得坚持好几个月。

为人豪爽的林先生，热心公益，目前也担任马西岭公民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启化学校咨询委员会主席及中华总商会董事。

疫情中的信愿行

文 | 玲玲



当 第五届净土教理班即将进入第四学期时，一场始无前例的大瘟疫开始席卷全球。这次瘟疫的元凶新冠病毒传染性极强，令人难以防范。为了防止病毒扩散和传播，许多国家开始实施封城措施，不少民众在恐慌之下，疯狂囤积食品和日用品。我的手机也每天接收到无数谈论瘟疫及新冠病毒的短讯，虽然有不少是正面的讯息，但负面的短信也很多，让人无法分辨真假。

谈论起这场大瘟疫的原因，群里不少同修认为这是人类自食其果，共业所感所致。任何事物都是因缘和合、因果循环。众生为了口腹之欲，杀生食肉，污染环境，对整个生态环境及生物链造成了巨大破坏，这场瘟疫大概就是末法时代，减劫来临对人类的一个警示和示现吧。

随着时间的流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不断在攀高，新加坡政府为了遏制疫情蔓延，4月7日开始实行阻断措施。民众都要留在家中，非必要情况不准外出，大多数的公司员工留在家中工作，售卖非必要品的商店都暂停营业，民众不允许在外面用餐，所有的团体活动也全部暂停。



Photo: HubertPhotographer (Pixabay)

阻断措施的实施虽然有效，很多公司和店家的生意却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许多人因此而失业，人民的生计受到了影响，生活也受到了限制。福利与社工团体开始担心，因为长期在家，有些人的精神和情绪会受到波动而失控，家庭暴力事件有增加的趋势，因为连能给予民众精神支柱的宗教场所，在这段时间都不得不暂时关闭。

随着本地疫情确诊数目的大幅增加，同学们也都议论纷纷，不知道净土教理班还能不能按照原定的日期开课。幸运的是《弥陀要解》与净土教理班在疫情中得以正常进行，同学们可以通过直播继续聆听延续法师的讲座。大家都心怀感激，感恩延续法师不辞劳苦地为同学们备课讲课，让大家在艰难时期里还能有机会闻法听经，熏陶法义，也感谢居士林开通直播工作，这一切来之不易。

在净土教理班的课程中，延续法师向大家详细讲解了净土的祖师大德们，特别是八祖莲池大师、九祖蕅益大师及十祖行策大师对信愿行的见解和思想，几位大师就净土三资粮要如何建立与启发分别进行了论述，并一致苦口婆心地劝勉大众要发真信切愿，执持名号。

信愿行是净土法门出离生死轮回的核心、方向和导引。正如蕅益大师所言：“若欲速脱轮回之苦，莫如持名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若欲决定得生极乐世界，又莫如以信为前导，愿为后鞭。信得决，愿得切，虽散心念佛，亦必往生；信不真，愿不猛，虽一心不乱，亦不得生。”

净土祖师们耳提面命地劝导大众，若要生命不再流转于生死之道的轮回，就要以真诚恳切的信愿执持名号求往生。祖师大德们的这番话令我铭记在心，但是信有多深，愿有多固，行有多勤，唯自所知。虽然这场疫情让原本忙碌的生活一下子停顿下来，却也让我在一段安静的时间和空间里静静沉思，在内心深处去寻找生命的答案。

回想起这两年参加净土教理班的日子，对净土法门及大乘经典有了比较深厚的概念和理解，对祖师大德们的言语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与认知。佛的教学法门是如此奥妙与不可思议，让我法喜充满，深信不疑。从延续法师



若欲速脱轮回之苦，莫如持名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若欲决定得生极乐世界，又莫如以信为前导，愿为后鞭。信得决，愿得切，虽散心念佛，亦必往生；信不真，愿不猛，虽一心不乱，亦不得生。





这场疫情凸显出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常，让生命本质的苦、空、无常显得更真实，也使得我的出离心更加坚固，在这人世间还有什么舍不得、放不下、看不破？还有什么能够障碍求往极乐的意愿呢？



详细讲解的净土经典之中，我明白了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的来龙去脉，对阿弥陀佛的熟悉感与亲切感越来越深，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意愿也越来越深。心想只要到了极乐世界，就能找到朝思暮想的亲人，就可以见到想见的人及诸佛菩萨，就不用担心自己在修学当中会退失原本的意念而一次次的在三界中轮回。只需依仗弥陀愿力，这一生就能出离娑婆，脱生死苦海，成就无上因缘，直达涅槃佛果地。了解到这一点，当生便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也更加珍惜这个难得一遇的机缘。

在《弥陀要解》的讲座中，关于带业往生的问题，师父对《佛说阿弥陀经》中的一段经文进行了详细的开示。“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在这里，经文里清楚的讲出了净土法门的要点和特色，明确地指出了求生净土的最终目标是在极乐世界成就佛道，让我们明白此生要求往的目标与意向。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中强调带业往生是净土法门最重要的根本特色，而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就能得三不退，有一生补处菩萨的受用。其中特别提到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来去自如，横具上三土，在极乐同居土的往生者是能够来去自如地在有余土、实报土及寂光土，与声闻圣者、菩萨、一生补处菩萨甚至与阿弥陀佛沟通。

藕益大师要解的这段文字，把带业往生的本质讲了出来，使得众生欣求极乐的意愿更加明晰和通畅，愿往之心更加猛进。先前，总难以想像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延续法师的讲解，让我有了多一层的体会，自然而然地能领会经文的义理和含意。对照今日秽土的末法时代，极乐国土的一切庄严殊胜功德和妙用更能让人生起舍离娑婆、向往西方净土的出离之心。

对照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土，这次疫情给人们带来了数不尽的焦虑和不安，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谁也无法担保能平安的度过这场疫情。逆境与业缘随时会来袭，呼吸可能下一刻就会停止。

娑婆众生的苦难是如此煎熬，当灾情来临时，谁也无法主宰，每一天，全球因新冠病毒而去世的人数都成千上万。当病患者一旦确诊，就要被隔离，就要离开亲人与家属，独自面对任何突发性的状况，病痛和死亡只能自己孤独地承担，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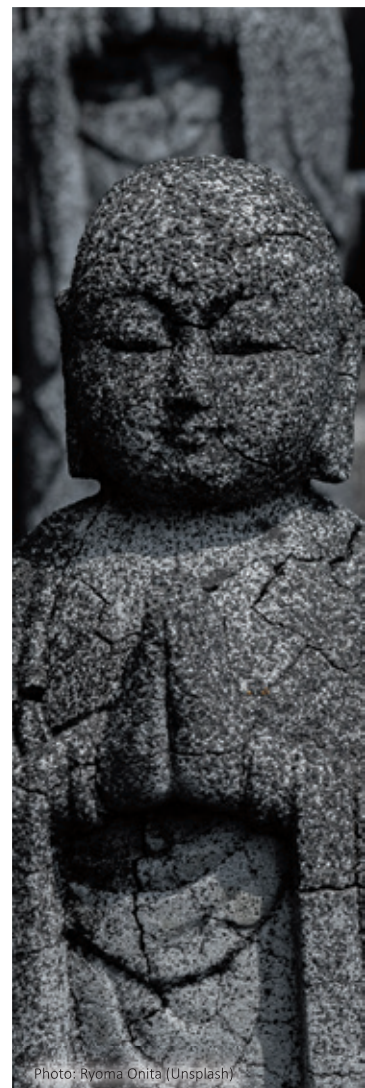


Photo: Ryoma Onita (Unsplash)

有人可以替代。而病情随时都可能恶化，当大限来临，身边的亲人和家属却不能在加护病房做最后的告别，与至亲生死离别，临终都不能见上一面，这是多么令人悲伤的时刻！

这场疫情凸显出生命的脆弱与无常，让生命本质的苦、空、无常显得更真实，也使得我的出离心更加坚固。在这人世间，还有什么舍不得、放不下、看不破？还有什么能够障碍求往极乐的意愿呢？

对我们这些佛弟子来说，佛言祖师语以及对阿弥陀佛的深信和依靠，成了我们导归净土的心愿；世间连绵不断的苦难和遭遇，成了鞭策我们愿往西方的动力；现前一念念的思欲、牵挂、忆念和急迫感，都转向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

让我们以真信切愿执念阿弥陀佛名号，自净其意感通阿弥陀佛的愿力，盼望今生这场梦是唯一也是最后一场大梦。梦醒之时，愿蒙佛慈悲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与不可数知的一生补处菩萨及弥陀，共聚一堂，究竟涅槃佛果地觉。南无阿弥陀佛！ 🙏





浴佛节随感

文 | 传喜

今天是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诞辰纪念日。佛教徒在这一天会浴佛，以纪念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同时借助这一仪式，自我反省、清净自心，即外沐佛身、内净自心。

浴佛的习俗源自于佛陀降生时的景象。据《过去现在因果经》记载，摩耶夫人怀胎临产之时，在蓝毗尼园无忧树下诞下太子。其时树下自然生出七宝七茎莲花，悉达多太子诞生于莲花之上，自行七步，举其右手作狮子吼：“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其时，“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于虚空中，吐清净水，一温一凉，灌太子身”。后来，每年的佛诞日，佛教徒们便以浴佛来纪念。

记得往年的四月初八，居士林都会举行隆重的浴佛仪式，恭迎太子、安座沐浴、祝圣绕佛、回向皈依。从四月初八浴佛开始，到十四晚上传灯，再到四月十五卫塞节当天的庆典，每天都会有数以千计的信众前来林内，同沾法喜，气氛祥和而庄严。今年的浴佛节，政府实施新冠病毒阻断措施，信众只能留在自己家中，通过网络直播，观看林内常住法师举行仪式，并由法师代大众浴佛。

释迦如来于公元前563年降生娑婆世界，示现八相成道，于公元前483年示现涅槃。基本上，与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是同一时代。

许多人都相信历史上有孔子这个人物以及儒家思想，却很难相信真的有佛陀

存在及佛所说的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化上的差异以及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限制。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被教育“批判孔老二”，长大后又有机会接触《论语》，去过山东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还知道有“孔府家酒”。这些年，世界各地都又成立了不少孔子学院。而对于经历过“破四旧”又一路来都是接受工科教育的我们来说，我们注重的是逻辑推理，是实验验证。我们不相信“摩耶右胁婉金童”，我们不相信“天乐奏长空”，我们不相信“指天指地尊雄”，我们不相信“九龙吐水沐慈容”。因为我们大都是工科生，我们不了解古印度的种姓制度，不知道出生时的部位其实是代表了身份的贵贱，我们也忘记了形容事情的殊胜还有文学描写。

我们听说佛是觉悟了的人，释迦牟尼佛以人身示现，我们就以人的认知去认识佛、去评判佛，凡是与我们自身不一样的，我们就认为是不可能的、是迷信。我们忘记了佛陀只是以人身示现、只是为了方便度化我们。我们不知道甚至不愿意去了解，更不愿意相信“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难解之法，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妙法莲华经》方便品）。

我们常说科技昌明，我们也自以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又从事科技相关的工作，就总认为我们自己的认知是对的。我们甚至忘记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及心理又了解多少？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烦恼？我们自己的欲望为何又总是满足不了？我们对所处的这个地球又了解多少？就拿眼下的情况来说，一个小到根本看不见的新冠病毒COVID-19，就把全人类都打得落花流水了，全球封锁，上百万人被感染、几十万人因此而失去了生命，我们真的掌握了科技了吗？我们的认知总是对的吗？我们还那么的自信吗？

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对我们的思维与灵魂、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都知之甚少，那么，地球之外呢？太阳系之外呢？银河系之外呢？

我们又怎么能够以我们凡夫的知见，去评判佛的境界、去否定佛的真实存在呢？

浴佛的目的，在于清净自心；传灯的意义，是传递智慧之灯，破除无明。因为佛陀的诞生，带给人们以智慧，可以破除凡夫心中的无明，带给法界众生以清凉。今年的浴佛节，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缘故，我们不能聚在一起浴佛、不能传灯，让我们通过观看网上直播的形式，警醒自我，拨亮心灯，以佛陀的智慧，清净我们的内心，以期得到清凉、自在。

略说生死

浴佛节当天，从家族群里得知，我的一位长辈往生了。老人家世寿八十又六，可谓寿终正寝。然而子女们的悲伤、亲友们的悼念，总是免不了的。



我们宁可相信机会少过八百万分之一的“多多”大奖会落在自己的头上，却不愿意认真地面对百分百要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死亡这件事。



我们都明白，有生便有死，生死两相依。我们自打从娘胎里生下来那一刻起，就是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路上。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可是我们总是不愿意去面对，甚至很忌讳谈及死亡这个词。我们宁可相信机会少过八百万分之一的“多多”大奖会落在自己的头上，却不愿意认真地面对百分百要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死亡这件事。

说回这次的新冠病毒疫情。灾难面前，人性显现，很多是源自于对瘟疫的无知、对死亡的恐惧，以及人性的丑恶。从民众个人的疯狂抢购、囤积物品，到带有官方操作背景的防疫物资的“被丢失”，无一不是人性的具体表现。

《佛说未曾有因缘经》中有野干说法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到野干（一种似狐但比狐小的动物）被狮子所追落于井中，三日不得出。临死前想到世事无常，自己死后还要污染井水，还不如当初让狮子吃掉。野干于是发心忏悔，并称念十方诸佛名号。帝释天主听到十方诸佛名号，带领诸天前来搭救并以为野干是菩萨化身而请其说法。野干说他为二因缘而说法，一是教导天人福报无量，二是为了报答诸天布施饮食之恩。帝释天主反问野干，为何说要报布施饮食之恩却不提救命之恩。野干答曰：“死生之宜，各有其人；有人贪生，有人乐死”。“善人死者，福应生天，受五欲乐。恶人死者，应入地狱，受无量苦。善人乐死，如囚出狱。恶人畏死，如囚入狱”。只要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这期业报结束后，会上升到一个更有福报的层次，如同囚徒出狱一样，从此获得新生。这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有什么可害怕和忌讳的呢？

作为个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尽量留在家里，按住自己的心，不要被谣言所左右，不要恐慌，“敦伦尽分，闲邪存诚”，也算是为社会做贡献了。这事虽小，说白了，也是在修一份业，一份善的业。

南无阿弥陀佛。🙏



三天儿童探索营

3-Day Discovery Camp for Children

为您孩子在假期里, 添加多一份回忆,
获取一份快乐!

课程内容:

- 体会佛教礼仪和行禅的庄严和妙用!
- 通过游戏, 增进对佛法的体悟!
- 提倡中华文化活动, 远离不良嗜好!
- 使用佛典动画, 时时感恩父母!



宗旨: 培养正知正见、自立自律和互助友爱的精神!

日期: 延后到12月, 具体日程, 另行通知。(非留宿)

时间: 上午9点至下午6点

地点: 观音礼堂 (7楼)

参加资格: 欢迎6岁至11岁的儿童参加 (只限50名)

报名方式: 步入二楼办公室或上网报名



报名选项

[1] 扫码 [2] 网页链接: tiny.cc/sbldcc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17-19 Kim Yam Road Singapore 239329 • +65 6737 2630

www.sbl.org.sg • sbl@sbl.org.sg • fb.com/SBL1934

走出恐惧不安

文 | 心安



Photo: Freepik.com

我们每个人都有来自内心深处的不同忧虑和恐惧。对一个医生来说，可能会有对患者诊断错误的恐惧；对一个乞丐来说，可能会有吃了上顿没下顿，三餐没有保证的饥饿恐惧；对一个官员来说，可能会有官位能不能长期保住的恐惧；对一个商人来说，可能会有生意失败破产的恐惧；而对我们一切众生来说，则会有生老病死的恐惧。

同样，我们学习净土法门的同修，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恐惧。虽然知道往生之时会被弥陀的愿力所救度，但只要我们的肉体还存在，仍然不能免除周围境界的影响，不能完全消除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种种恐惧、痛苦和不安。

我们为何常处在恐惧之中，身心不得安宁呢？

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我们都是罪恶生死凡夫；因为我们这个生命没有目标，没有依靠；因为这一切恐惧的根源都来自我们与生俱来的五毒烦恼：贪、嗔、痴、慢、疑，怎么可能会摆脱恐惧，不安和苦恼呢？

对我们来说，恐惧和不安就像一棵树，有根、有干、有枝、有叶。这是一棵从根到叶都充满了苦痛的树，要除掉这个苦，必须从根斩断，但即使把五毒烦恼的根消除了，一旦遇到合适的因缘，干枯的枝叶还是有可能再次发芽。

如何才能真正走出恐惧，究竟安乐呢？

唯有依靠阿弥陀佛。

读过《佛说无量寿经》的同修，都知道里面有一句“愿我作佛，齐圣法王。过度生死，靡不解脱。布施调意，戒忍精进。如三昧，智慧为上。吾誓得佛，普行此愿。一切恐惧，为作大安。”这个“吾”，指的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时的法藏菩萨。他发誓要使一切众生去除恐惧，得到究竟安乐，永断轮回之苦。使恐惧的众生得到大安稳，就是阿弥陀佛发愿成佛的目的。

“慈悲所缘，缘苦众生”。“苦众生”就是



当我们深刻了知这句佛号的内涵，同时明白了世间的一切皆为虚幻之后，我们就能把心安住在佛号上，信愿坚固，决定信后永不再疑。三界的分段生死和出世间的变易生死，就能全都超脱出来了，就能回归到自性光明的境界，学习佛的无上智慧。



恐惧的众生。我们众生都有恐惧、不安，都有痛苦，当然，最大的痛苦就是轮回，而造成这个痛苦的根源，就是无明，就是贪嗔痴。所以一切恐惧的众生，都是阿弥陀佛大悲摄受的对象。如果能深刻了解佛法所指的究竟大安乐，细细思量《佛说无量寿经》的核心，就能明白一切恐惧为作大安。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普遍为十方三世的众生修行，点点滴滴都回向给恐惧、苦恼的众生，要使恐惧的众生得到清净涅槃的大安。

我们的恐惧从何而来？从业力而来，从人身而来，从轮回而来。彻底断除这种恐惧的唯一办法，就是到极乐世界，回到阿弥陀佛的怀抱。

如何才能打开通往极乐世界的大门呢？钥匙就是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句名号代表无量光、无量寿，包含了十二光如来广大功德。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这句名号法尔具足了十方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成佛的所有的功德，我们今天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成在哪里呢？就成在这句名号里。

当我们称念这句名号时，极乐世界当下长出一朵莲花，莲花上已经标有我们的名字。所以法照大师说：“此界一人念佛名，西方便有一莲生，但使一生常不退，此花还到此间迎。”因此，这句名号对我们末法众生是相当宝贵的。

印光大师常说：“但将此一句名号，当做本命元辰。”名号就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紧紧抓住它，成佛就决定了！如果半信半疑，忽忽悠悠地瞧不起这句名号，那以后轮回的日子还很漫长。

当我们深刻了知这句佛号的内涵，同时明白了世间的一切皆为虚幻之后，我们就能把心安住在佛号上，信愿坚固，决定信后永不再疑。三界的分段生死和出世间的变易生死，就能全都超脱出来了，就能回归到自性光明的境界，学习佛的无上智慧。依此智慧来修行，安立我们这颗狂躁不安的妄心，不再在心意识里面打转，我们便能从种种的恐惧和不安中走出来。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再错过此千生万劫都难以遭遇的机缘！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能成佛，就能解脱，就能慈航倒驾，回到娑婆世界，救度众生，使所有众生都能从恐惧与不安中走出来，永得安乐。

十日闭关“魔考”记(下)

文 | 融明

(接上期)

面对境界 我舍父逃逸了

即使有了这样一次不可思议的感应道交，可怜一颗生死凡夫的心，仍然无法持久安定。将睡时，某种力量的侵袭和靠近，使惊悚再次升腾起来，6号整整一夜，我躺在床上，苦苦呼唤着“阿弥陀佛”直至打板。奇异的是，只要一打板，恐惧就消失，即使凌晨四点，世界仍在严丝合缝的黑暗中。

白天从来都是无恙的，可是7号一整个白天，我都在焦虑、害怕、抗拒即将到来的夜晚，我不知道那种无形的力量是什么，要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为什么恐惧。身心被侵占，被折磨，却无名，无由，又可触，可感。

为了把心安住在佛号上，我尝试了很多方法。

把阿弥陀佛的誓愿“一切恐惧，为作大安”大大写出来鼓励自己；将“一念执着一念着，念念执着念念着”，“不受魔，不成佛”写在纸条上警策自己；给“无形众生”“冤亲债主”写忏悔文，跪在佛前痛哭忏悔，因杀害伤害众生故，今天循业发现，自食其果。恳求佛力加持，使他们一起念佛，消除苦厄，往生极乐。

思惟他（们）是我心中的众生，我是他（们）心中的众生，我们同体一心，互为彰显，如梦如幻，无需惧之。

然而，夜的大幕一拉，怖魔依然不约而至。

天一黑，佛号念的尤为艰难，为了念的清，听的清，我放慢了速度，结结巴巴磕磕绊绊念完10万佛号，再没有心力继续念下去，改为拜佛，回向之后，向佛祈祷今夜能有一个好眠。

可是，躺下之后仍然毫无睡意，辗转反侧许久，心知今夜仍将无眠，干脆把心一横翻身坐起，面对虚空说：我不怕你（们），就算今天要了我的命，我正好跟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了。

怀着一种破釜沉舟，和怖魔死磕的大无畏精神，我起床开灯，穿上海青，坐在佛台前，开始彻夜念佛。

黑暗是鬼魅魍魉的舞台，是罪恶肮脏的乐园。此时，我深深忆念极乐世界没有明暗动静的对待，没有白天黑夜的交替，唯有一片正大光明清宁寂定，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感知光明的珍贵，黑暗的可憎可厌。

状态好时，念佛几小时，只觉时光迅疾弹指而过。但这个夜晚却无比漫长，漫长到有一度，明明感觉念了很久，闹钟的分针却好像一动没动。

是闹钟坏了吗？我紧盯着闹钟看了半晌，看到秒针仍在跳





Photo: Hoan Vo (Unsplash)

动，这才知道，我的心有多么紧绷，紧绷到每一分每一秒，都煎熬难耐。

这天夜里刮起了一场狂风，呼啸的风与深静的夜交缠，群魔乱舞一般，我深觉自己就像一个临终之人，天地大寂，踽踽独行，无人可依，无物可靠，唯有紧紧，拼命抓住唯一的依怙，南无阿弥陀佛。

忽然，我听到隔壁传来一阵走动和水流动声，此时已是深夜两点半，难道融历还没睡？我立刻站起来，跑到墙壁边“笃笃笃”敲了几下，入关前，她开玩笑说咱俩要是闷的慌，就敲墙为记。没过一会儿，一阵敲墙声轻轻回应过来。

我连海青也顾不上脱，也顾不上什么规约制度，立刻开门兵荒马乱的跑了出去。那一刻，心中闪过四个大字：舍父逃逸。

融历睡眼惺忪给我开了门，我像地下党一样闪进她的寮房，向她简叙经过，她要给我取衣盖上，“我不冷”，我拒绝。她又拿毯子往我身上盖，“我不冷”，我再度拒绝。“那你抖什么？”我这才发觉，自己一直在瑟瑟发抖。

出关以后，我们聊起这一段，仍然觉得不可思议。融历说，她那时正在呼呼大睡，根本没有起来走动，而平时她睡的有多死，我可是领教过的，砸门半小时都叫不醒的人，为什么我敲墙的声音她会立刻听到，并很快给予回应？

我妹后来讲了一个特别准确的形容。

她说有一次你家猫丢了，咱们在小区里到处找，后来发现它藏在花圃丛里快被吓死了，叫它一声，它应一声，但就是不肯出来。估计阿弥陀佛看你就是咱们当时看猫的感觉。

我直如醍醐灌顶。

当时想要带它回家的我们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几个人钻进又深又密又扎人的灌木丛里四面包抄，才终于把它逮住。一回家，猫的恐惧就立刻消失了，四处溜达吃喝，敞着肚子呼呼大睡。

我就是那只愚蠢的猫！钻在“惊恐心”里不出来，阿弥陀佛若有画外音，大概叹气说：这熊孩子，让她去隔壁躲会儿吧。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通身靠倒”了

从7号开始，其实最让我痛苦纠结，自我质疑的是：你既然笃信阿弥陀佛度生大愿，誓愿此生唯此为重，为什么如此经不起勘验？难道你所谓的信愿只是天下太平时自欺欺人的一句好听话？

8号，融历叫护关义工请来闭关中心的慧东法师，法师带我们去大殿问明情况，开示说此类被无形众生，冤亲债主干扰的情况在闭关过程中很常见，这个时候要用空性智慧勘破它，不要理它，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回寮后，慈悲的法师又送来他抄写的彻悟禅师及印光法师的金刚法语，鼓励我“以勇士突围，一

人与万人战之决心，恳切至诚，冲破魔网”。同时开许我实在不行，晚上可以去融历师兄处过渡。

彻悟禅师：心能造业，心能转业，业由心造，业随心转。心不能转业，即为业缚。业不随心转，即能缚心……吾人即今发心念佛，求生极乐。或观依正，或持名号，念念相续，观念之极，则心与佛合。合之又合，合之其极，则心能转业。

印光法师：心跳噩梦，乃宿世恶业所现之兆。然现境虽有善恶，转变在乎自己。恶业现而专心念佛，则恶因缘为善因缘，宿世恶业，翻为今世之导师。

虽然平时将祖师法语奉为圭臬，常常阅览抄写，但此时在关中的再读，让我备感句句惊雷，句句直指，句句专为我言。

8号，念完十万佛号即开展激烈的思想斗争，是独自面对冲破，还是到融历处先睡他一觉。一时，鼓起信心勇气，要与魔障斗争到底；一时，偃旗息鼓，为自己找种种退却的理由。

最终，自觉身心疲累已到极限（因在经期，失血巨大，身心交瘁，整个人摇摇欲坠），实在没有心力精力“一人与万人战”了，否则后面的两天恐怕很难坚持，这么一想立刻原谅了自己，抱着被褥跑去隔壁，对融历说：“我实在撑不住了，必须先睡一觉再说”。将被褥铺在地上的防潮垫上欲睡，融历坚决把我赶上床，她说你看你脸煞白，成什么样了！

这一夜，在温暖的金刚道友守护下，终于安稳的睡了一觉！

9号，融历玩笑说：“有本事今晚别过来”。我撂下狠话：“今天死都过不了！”

入夜，依旧无睡意。我对自己说：今天无论如何，要拿出一个修行人的样子，再苦再累再怕，绝不逃跑。

前半夜一直在心中快速称名，可依然不得力，惊悚堵在心口，呼吸不畅，仿佛只要佛号一停，那种力量就会马上将我反噬。

后半夜，渐渐开始找到放下身心世界，一心皈命，通身靠倒的感觉。什么冤亲债主，身心不适，随便你们怎么折腾吧。将佛号放缓，



配合呼吸，吸，“南无”，呼，“阿弥陀佛”，每念一字，都了了分明，就这样至极专精的念啊，念啊，也不知道念了多久，我忽然发现内心深处呈现出非常安定，深邃，祥和的境界，惊悚感消失了！完完全全消失了！我甚至分出神来，专门去体会寻找了一下，真的！几个夜晚如恶魔般缠绕的惊悚感完完全全的消失了！

但我也只是敢这么稍一分神，就立刻将心念收回在佛号上，因为很怕它卷土重来！就这样带着淡淡的喜悦安适念着佛，将近四点的时候迷糊着了。

短暂一眠中，又做了个相当古怪的梦。

梦记：我闻到一股浓重的海腥味，正在想哪儿来的腥味时，我妈倚在门口从嘴里吐出一只虾皮。我惊讶道：妈，你怎么吃虾？（我家是佛化家庭，全家吃素，妈妈吃素近30年）我妈笑着往身后一指，我看到客厅里，妹妹和她的黑猩猩儿子坐在沙发上（妹妹儿子是只黑猩猩，梦中的我并不觉异样），黑猩猩捧着一只巨大的海星正在啃食，海星是活的，被它吃了一半，



Photo: Nguyenhuunghi (Pixabay)

血肉模糊，还在拼命扭曲挣扎。我气愤的对妹妹喊：“你怎么给他买活的吃，你还是个佛弟子”！妹妹毫不在意的说：“快过年了，让娃高兴嘛”！（妹妹全家也早已食素）我心疼的哭叫起来：“你看把它疼的”！

10日晨起，为这怪梦真感惊诧。全家生活在内陆，未吃素前也比较少食海鲜，看来累劫经世杀生害命的恶业真是难思难议，罄竹难书。在这里向无始以来一切曾经杀害伤害的众生深深忏悔！

一定要扭转境界才是胜利吗

10号中午过斋时，我欢喜的对融历说：昨晚虽然还是几乎没睡，但是我终于知道什么是一心皈命，通身靠倒了！

回寮碰到慧东法师，向法师做了简单汇报，法师说：那就好，中午好好休息一下。

吃过午饭，念完6万佛号，我美滋滋的躺下，打算好好睡一小时。

然而刚刚睡着没多久，心脏忽然像被谁狠

狠揪了一把，瞬间失序狂跳起来。我按住胸口，感觉心如脱兔，呼吸艰难。10天以来，第一次，在大白天，阳光正好的时候如此这般。提起佛号，我翻身继续睡，然而，所有那些境界还是再次陆续登场了。

就像一部恐怖电影。

一路打怪，历经艰险，以为终于摆脱危险，胜利通关了，影片最后，突然又显露诡异一幕，暗示事情远未结束。

晚上，念完10万佛号，我彻底自暴自弃，又把自己放逐到了隔壁，破罐破摔的想：“反正最后一晚了，明天就出关了，我不想那么累了”。开始想念外面的世界，安全的，明亮的，有花香、茶香、人语的世界。嘲讽的想：“口称极乐，暗恋娑婆”，说的就是我这种人。

说好的“平平淡淡”呢？这一次的闭关经历，用我师父佛堂悬挂的一副对联足以概括：曾以为超凡入圣，谁料想倾国倾城！

11号下午2点出关大回向之后，例行的闭关分享会上，监香法师针对我的分享，慈悲给予了很长时间的开示，极其精彩，令我茅塞顿开，反省在关中的确犯了很多方向性的错误。

分享几则，供养大众。

开示一：我们在这样庄严殊胜的道场，大众一起精进念佛的时候，冤亲债主找上门干什么来了？想害我们吗？要债还命吗？真想害你，什么时候最保险？当然是临命终时啊！他不会选在这种时候，你最强的时候来害你。那他来干什么？他是看到光，借光来了。你这时候应该怎么做？更加一心念佛，让他借上光。就像一个口渴的人，看到你的水龙头哗哗开着，他跑过来喝水，结果你怎么做？你把水龙头一关，转身驱赶他：你走，你快走。他能愿意走吗？

反思：从出现境界开始，我的心就始终往“消除障碍，扭转境界”上努力，自认为不是想赶“冤亲债主”走，而是真心希望利益他们，祈求阿弥陀佛摄受他们离苦得乐。但事实上，急切想要“消除障碍，扭转境界”的潜台词就是：你走，你快走。

开示二：一个孩子，和父母在一起，遇到了



我们是罪恶生死凡夫啊，遇到境界，恐惧和害怕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管承受什么样的痛苦，哭着闹着，喊着爬着，流着汗流着血，也要念佛，也要向着阿弥陀佛的方向去。



狼。孩子这时候应该怎么做？立刻扑进父母怀抱，恐怖就解除了，父母自然会解决狼的麻烦。可是孩子此时却背对父母，面对着狼，开始和狼沟通，说服狼不要伤害自己。

面对狼，背对父母（面对冤亲债主，背对佛），就是背觉合尘。反之，面对父母，背对狼，才是背尘合觉。

一个人坐在大愿船上，忽然大海中翻起了惊涛骇浪，鱼虾海怪都跳出来作怪，这个人应该继续安坐船上，海下的热闹本已与他无关。然而他却立刻跃入大海，和鱼虾海怪，累世冤亲们又纠缠去了。累世劫以来，我们就是这样追尘逐妄，常溺生死苦海。

反思：本来每天完成12/13万佛号，出现境界后，立马以完成任务的心态，念完10万佛号就不再念，反过来和冤亲债主纠缠（和妄念纠缠），写忏悔文，内心和他们沟通等等，都属于典型的背觉合尘，不能立刻扑向佛的怀抱。即使彻夜念佛（未记数），也属于被逼无奈，一直在用“惊悚心”念佛，所以屡不得力。

最后，我请问法师：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应该放下，应该一心念佛，可我就是害怕，就是恐怖，就是放不下，怎么办？

法师回答：我们是罪恶生死凡夫啊，遇到境界，恐惧和害怕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管承受什么样的痛苦，哭着闹着，喊着爬着，流着汗流着血，也要念佛，也要向着阿弥陀佛的方向

去。（这段开示几乎使我流泪了）

出关以后的深度反思

修行时遇到障碍，是不是只有“扭转境界，消除障碍”才是胜利？才代表念佛念的有成果，有成效？如果未能消除和扭转，是不是一定代表未与佛合？代表信愿不真？细思关中种种，并非没能感通佛力，但是我一心执在“扭转消除”上，以至于境界又现时，不能接受，最终缴械投降。或者，佛力加持的另一种结果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否则，我们的重重业障从何处消除呢？

法师最后开示说：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承诺是临终接引，临终无障碍，不是平时就没有障碍，或者发生障碍就要马上灭除，这是纯粹的妄想！

入关前，读到蕅益大师一篇“结坛念佛回向文”，其中几句“栖身净坛，专称佛号，若定若散，有记无记，仗佛悲轮，功不唐捐”令我感慨，伟大的祖师如此谦卑，佛号可以允许念的“若定若散”，甚至“有记无记”，但是，依仗阿弥陀佛慈悲大愿，所念的每一声佛号都能功不唐捐！这才是至诚、坚定、圆满的信心！

愿以本次鼻青脸肿的闭关功德以及此文的点滴功德，供养一切见闻者共同增上，悉共众生，回向安养，同生极乐。

南无阿弥陀佛！（终）



KSITIGARBHA DHARMA ASSEMBLY

七月 地藏 孝亲 报恩 法会

农历七月，是华人千百年来祭祖超荐并与无主孤魂、冤亲债主广结善缘、解冤释结的时节。本林为方便广大信众，特于农历七月初一至七月二十九日举行一个月超荐法会。法会期间将恭请六和戒德僧伽领众，每日恭诵《地藏菩萨本愿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礼拜《地藏宝忏》、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大蒙山施食》。

法会专设往生牌位超荐祖先、冤亲债主、婴灵、十方法界无主孤魂等。欢迎广大善信随喜参加，共沐佛恩！

日期 Date:

农历七月初一至七月廿九 (19.08.20 – 16.09.20)

地点 Venue:

贤护讲堂 (五楼) Bhadrapala Hall (Level 5)

农历六月廿九 (18.08.20)

下午 4:00 pm 洒净: 贤护讲堂 (五楼) Purification Ceremony: Bhadrapala Hall (Level 5)

农历七月初一至七月廿九 (19.08.20 – 16.09.20)

上午 10:00 am 恭诵《阿弥陀经》 Amitabha Sutra

10:30 am 恭诵《金刚经》 Diamond Sutra

11:00 am 上供 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回向 Dedication Of Merits

下午 1:00 pm 恭诵《地藏经》 Ksitigarbha Bodhisattva Sutra

3:30 pm 顶礼《地藏宝忏》 Ksitigarbha Treasure Repentance Text

傍晚 6:00 pm 农历七月单日 (初一、三、五.....): 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

Lunar Calendar Odd Day (1, 3, 5...): Yogacara Ulka-mukha Ceremony

农历七月双日 (初二、四、六.....): 敬设《大蒙山施食》

Lunar Calendar Even Day (2, 4, 6...): Mengshan Offerings Ceremony

农历七月廿九 (16.09.20)

晚上 9:30 pm 送往生牌位 Ceremony For Sending Off Tablets

回向 Dedication of Merits

功德圆满 COMPLETION OF MERITORIOUS VIRTUES

报名 Registration

电话 Phone: 6737 2630

电邮 Email: sbl@sbl.org.sg

表格下载 Form Download @
www.tiny.cc/sblfhforms



网络直播 YouTube Lin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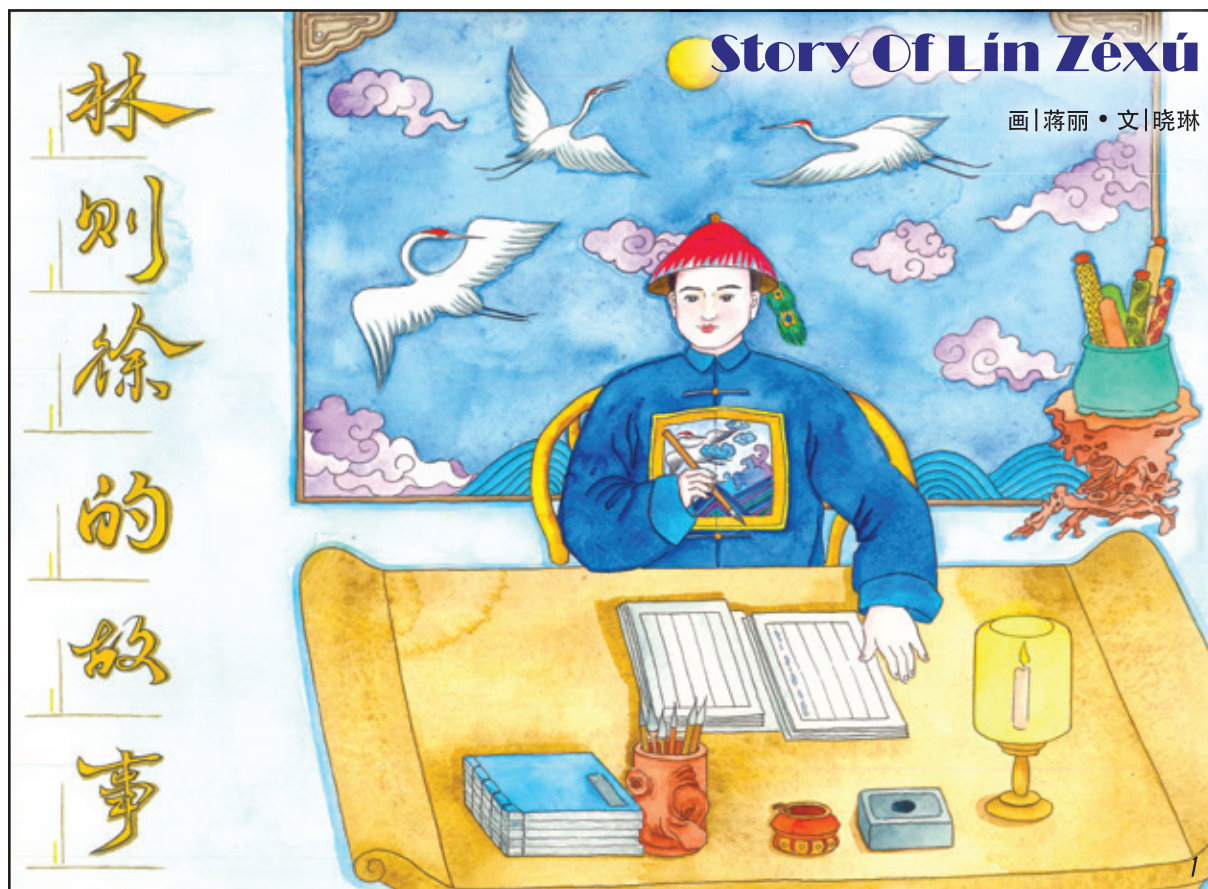
www.tiny.cc/sbldizang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17-19 Kim Yam Road Singapore 239329 • +65 6737 2630 • www.sbl.org.sg • sbl@sbl.org.sg • fb.com/SBL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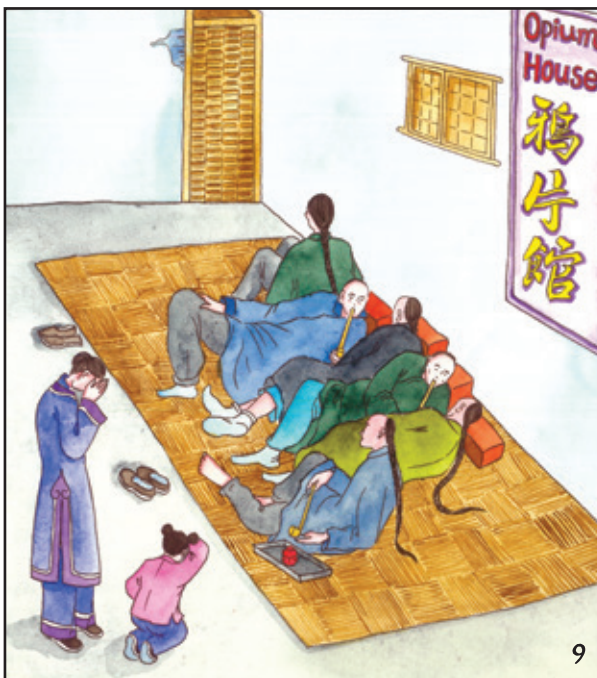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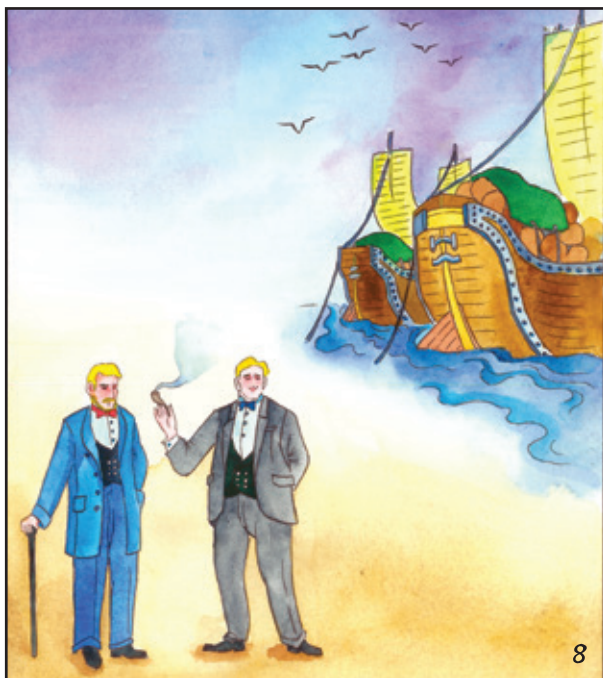
林则徐是华人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青年时期就深受佛教思想影响，恭恭敬敬地用小楷抄写《佛说阿弥陀经》等五种经咒，每天随身携带，坚持认真读诵。

lín zé xú shì huá rén lì shǐ shàng zhè míng de mín zú yīng xióng tā qīng nián shí qī jiù shēn shòu fó jiào sī xiǎng yǐng xiàng gōng gòng jìng jìng de yòng xiǎo kǎi chāo xiě fó shuō ā mí tuó jīng děng wǔ zhǒng jīng zhòu měi tiān suí shēn xié dài jiān chí rèn zhēn dú sòng



林则徐非常崇敬观世音菩萨,几次虔诚祈雨,都很灵验。他在担任湖广总督(湖南湖北军民政务总管)的时候,专门修建了一座观音庙,每天都去礼拜。

lín zé xú fēi cháng chóng jìng guān shì yīn pú sà jǐ cì qián chéng qí yǔ dōu hěn líng yàn tā zài dān rèn hú guǎng zǒng dū hú nán hú běi jūn mín zhèng wù zǒng guǎn de shí hòu zhuān mén xiū jiàn le yī zuò guān yīn miào měi tiān dōu qù lǐ bài



那时候,英国人向中国走私了大量的鸦片(一种毒品),导致很多老百姓家破人亡。当时担任特使的林则徐在广东省的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大量的鸦片。

nà shí hòu yīng guó rén xiàng zhōng guó zǒu sī le dà liàng de yā piàn yī zhǒng dú pǐn dǎo zhì hěn duō lǎo bǎi xìng jiā pò rén wáng dāng shí dān rèn tè shǐ de lín zé xú zài guǎng dōng shěng de hǔ mén hǎi tān dāng zhòng xiāo huǐ le dà liàng de yā piàn



11



12



13

英国人痛恨林则徐焚烧鸦片，于是威胁清朝政府将他下放
到遥远的新疆。林则徐到新疆后，仍然心系百姓。他带领大家挖掘
深井，把那里的荒地变成了绿洲。



14



15



16

林则徐深研佛法，他与同样学佛的妻子和好友把往生净土
 当做人生最重要的目标。
 印光大师评论林则徐大公无私和大无畏精神都是因为学
 佛的缘故，林则徐是华人中的骄傲，也是佛教界的荣耀，值得我们后
 人永远纪念他。

韦陀菩萨圣诞日

Skanda Bodhisattva's Sacred Birthday

农历六月初三(23.07.20)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回家路上有淨土法门

文 | 心云

20年前，我和居士林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刚刚开始学佛，经常和佛学会中修学淨土法门的年轻学子们一起学习佛法。当时流通处有不少关于淨土法门的光盘，听了以后，我便发愿一定要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可惜当时太年轻，干巴巴地念了一段时间佛号后，觉得这个法门太单调了，于是转而在藏传、南传佛教等不同的道场继续探索，试图寻找一条回家的路。那是一段颇为艰辛的历程，迷茫的我一直在寻找生命的真正归宿，却又不知自己寻找的到底是什么？虽然四处学佛，但这颗心却依旧感到彷徨和不安。

直到有一次，一位法师建议我每天拜拜忏，就这样拜着拜着，突然有一天，觉得淨土法门就是我回家的路。现在回想起来都奇怪那一念之间的“觉悟”，而心也就在那一刹那间安定下来了。

当真正开始一门深入时，我才发现原来淨土法门并不简单，它和不少通途法

门一样，包含着甚深的义理，在众多百花齐放的佛学法门中尤为“精彩”。

在这股动力的驱使下，我同时报读了几个净土佛学班，并把重心放在其中一个团体之中，但念了一段时间后却总感觉不对，那时自己刚刚深入净土教程，对其中的义理和概念还非常模糊，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不对劲？

幸运的是那时我报读了居士林举办的净土教理班，跟着大家一起听延续法师的课程。起初听延续法师讲课经常会有瞬间的昏沉，因为师父的声音柔和，让人很放松。但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却越听越法喜。延续法师性格稳重，温文尔雅，丰富的佛学底蕴和充满智慧的精辟开示，常常令我茅塞顿开，许多疑问都渐渐找到了答案。

当真正接触净土教理时，才发觉净土法门看起来简单却绝对不简单，老实念佛听起来容易但真正做到却真心不易，但只要把这这句简单的佛号老老实实地念下去，便会在今生得大利益。

末学在此非常感恩能进入净土教理班聆听延续法师的开示，师父不搞花俏，不标新立异，老老实实的遵循佛言祖语教导大众净土法门，让我们能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安心学习净土法要。

回想起走过的修学之旅，一路磕磕绊绊，能够走到今天选择净土法门，不由真心感到庆幸。当年一起学佛的同修们，有的看破红尘，出家为僧，有所成就，而更多的却是掉队和放弃，在事业、家庭和爱情中坚持学佛成就道业并不容易，20年前带我进入净土法门的同修有一些走着走着就走偏了，有的依旧在名利红尘中打滚，令人感叹不已。

若干年前，记得有位学长在佛学营传灯时因为风大，看到同学尽心尽力的守护手上的蜡烛不让火被风吹灭，有感而发的说道：“希望大家也能时时守护我们心中的那盏心灯。”

是的！在没有得到三不退时，不管是老参还是初学佛者，都有退转的可能。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守护和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净土法门，愿居士林正法久住，净土法水常流，大众同愿同行，一起念佛回家！



Image: isometricworld (PNG)



当真正接触净土教理时，才发觉净土法门看起来简单却绝对不简单，老实念佛听起来容易但真正做到却真心不易，但只要把这这句简单的佛号老老实实地念下去，便会在今生得大利益。



寻找净土之门

文 | 净成

第一次接触阿弥陀佛

我和净土法门的因缘是从瑜伽课开始的。记得每次瑜伽课即将结束时，老师会叫我回归到瑜伽休息术 (Savasana) 的姿势，让整个身体彻底放松下来，然后播放一些旋律优美的佛曲，令我浮动的心慢慢宁静下来。现在回想起来，老师应该是一直在静心观察，耐心的等待着时机引导我对佛教慢慢产生兴趣。

在这种善巧方便的熏陶下，终于有一天因缘成熟了。2018年8月，当我好奇地向老师询问阿弥陀佛和佛教的本质特征时，老师告诉了我居士林举办净土教理班的消息，并微笑地对我

说：“学生准备好后，老师就会出现。” (When the student is ready, the teacher will appear.)

“对最大的权威有了怀疑”

以上讲的是我第一次接触阿弥陀佛的因缘。不过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认识佛教信仰，因为我出生在一个拜佛敬神的家庭，其中祖母对我的影响最大。祖母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信徒，经常会到庙堂焚香和礼拜，每当初一十五或“拜床母”的节日来临，祖母都会再三嘱咐妈妈买些烧肉鸡蛋做祭拜品。拜祭的过程中少不了把烧



Photo: Sven Rutsatz (Unsplash)

过的符灰掺入水内，让我和哥哥饮下。直到我真正学佛，才知道祖母信奉的佛教其实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但在当时，我们却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都是老老实实在地喝下去。因为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祖母的慈爱和付出，她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为了我们好，从中也可以看出祖母深信人生的命运是不能用科学和逻辑思维来解释和主宰的。生为凡夫，我们有必要以恭敬和谦卑的心去信仰一个更高更厉害但是却无形的权威。对于年幼的我，这种玄妙的心理，再加上受当时经常播放86版的《西游记》影响，小小年纪就对神明佛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奇和梦幻感。

这一切在我六岁那年发生了转折。那年我得了严重的哮喘病，祖母带着我四处寻医，治疗的过程中我自然喝下了不少符水和一些来历不明的“神粉”，不幸的是我的病情不但没有任何改善，反而加重了，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看到我遭受病魔的折磨痛苦不堪，照顾我的父母和祖母焦虑不已，心心念念都希望受苦的是自己。最后，父母决定把我送到 The American Hospital of Singapore，这个决定最终保住了我的小命。有了那次经历后，我对祖母所谓的“佛教信仰”产生了怀疑，认为佛门治病离不开符水和符灰，对于解决身体和生命的问题，似乎医药和科学更有效果。

此起彼伏的考验

同其他同龄人相比，我的成长过程充满了波折，可以说很早就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因为身体不好，整个小学我都遵从医生的指示免修体育课。到了中学以后，身体开始有所好转，慢慢变得强壮起来，课余时间经常在华中宽阔的校园里跑步。当身体慢慢变好，整个人也感觉焕然一新。不过这段“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多久，15岁那年，我突然感到身体的一些部位莫名其妙长时间的痛楚，有时上课时作痛，有时在家中休息时突然发作。这样折腾了一阵子，我不禁开始胡思乱想起来，逐渐被莫名的恐惧吞噬，常常担心自己会不会死去，到后来越来越害怕，有时甚至把某一天想像成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不过当时这种对死亡的担忧畏惧与印光大师教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上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印祖是苦口婆心的教诲和劝勉我们万缘放下，精进不懈的念佛求生净土，但对处于青春期的我来说，却是潜意识的害怕死亡。由于脑海中这种恐惧似乎变得永无休止，我整个人饱受心理的压力，到后来为了摆脱这种噩梦般的生活，我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孤独、最低潮的日子，到后来，是慈爱的父母好不容易才把我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我实在不忍心让他们再度担忧。由于童年对喝符水拜神的所谓佛门

有过误解，因此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过从宗教和信仰里面去寻求答案。后来我终于熬过那段艰辛的岁月，顺利读完高中，还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奖学金，到国大就读。

第二次探索自己的信仰

也许因为我孱弱多病的身体让母亲承受了过多的担忧和焦虑，再加上帮忙打理家庭生意的压力，到了2003年，母亲再也支撑不住了。在还没有被医生诊断出严重的抑郁症前，母亲仿佛是一个丢失了魂魄的空壳，无法与我们交流对话，后来连饮食和睡眠的功能都失去了。在医院里，母亲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检查，却始终诊断不出病情的根源。那段时间正好SARS病毒全面爆发，疫情期间亲属不能去医院探访，我急得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四处求助无门，迫不得已之下，只好重蹈覆辙，开始向鬼神祈求答案。

我记得那晚我和哥哥偷偷摸摸地跑到国大医院的停车场，悄悄烧了一大堆银纸，祈求那些无主的孤魂不要再纠缠母亲。除此之外，我

还长时间地跪在家中的观音神台前，脑子里充满着自责和罪恶感。认为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连累了母亲，不断地祈求菩萨让自己能减寿，让母亲恢复健康。当不好的念头出现，我还往自己的脸上猛扇耳光，以表示忏悔消减罪业。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我一直试图寻找和挖掘信仰中的意义，也想设法与佛菩萨产生感应。虽然发现画符和烧银纸不是解决方案，但我却从忏悔罪业的过程中感受了一种安抚和启示。因为当时没有真正学习佛法，不知道正确的忏悔方法并不需要自残，更不知道我们凡夫的罪业何止是这一生所造。

心无常 人无常

后来经过医生的电休克疗法，母亲的情况逐渐有所好转。只是电疗的效应虽然快，作用却不能持久。就这样，母亲的抑郁症每过两三年就会复发。就连我结婚的当晚，可怜的母亲也是笼罩在抑郁的阴影当中，硬撑着陪我度过整个结婚晚宴。



Photo: Ulrike Mai (Pixabay)



真正的佛法也并不排斥医疗和科学，反而是站在更高的一个角度，让我们更深入的探讨和了解宇宙、人体和世间的一切现象。更重要的是，佛法对一切事物都能从因果这个基础理论让我们从逻辑上进行思考。



因为母亲的病情和我自己的亲身体会，从小到大，内心深处我都对生命本身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每当看到身边的同事无忧无虑地谈笑风生，开怀大笑，我总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得过大乐趣。即使在我人生最好的时候，比如太太生下两个可爱宝宝的时刻，或者我顺利离职创业后，我都有意无意地提醒自己不要得意的太早，因为好景是不可能常在的。

重新(从心)认识佛法

“学生准备好后，老师就会出现。”，当我踏进了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成为第五届净土教理班的学员，遇到了我的佛法老师，我的生活终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听完延续法师的前几堂课，我就感觉到佛法并不是一路来认识的那一套宗教体系。真正的佛法并没有告诉我们无论一个人病得多重，只要喝下一帖符水病就好了。真正的佛法也并不排斥医疗和科学，反而是站在更高的一个角度，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和了解宇宙、人体和世间的一切现象。更重要的是，佛法对一切事物都能从因果这个基础理论让我们从逻辑上进行思考。简单地说，佛教并不是我从小接触和认为的那种宗教指示：“只要相信就好，不要问太多”。

在瑜伽老师的建议下，我开始尝试每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念佛。就这样，念佛和听讲双管齐下产生了效果，我慢慢对净土法门生起了信心。每晚我都认真阅读第三届净土教理班毕业的慧常师兄为我们撰写的课本，里面的内容紧紧对应着延续法师每周的讲座，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在理解净土教理的过程中更为顺畅。因为净土教理班是每个周末上课，令人期盼和等待的时间太长，于是我迫不及待地 YouTube 下载了延续法师主讲的全套《无量寿经》讲座，在上课期间抽空一口气把80节《无量寿经》讲座全部听完。

就这样，我每天念佛的次数日益增加，内心非常渴望每天能得到佛法的滋润，于是我在网上观看了不同法师对净土法门的开示。看得多了发现，自己从延续法师和东林寺住持大安法师的讲座中特别得益，特别感到欢喜。虽然两位法师的开示和演说的方式截然不同，但两位法师的观点、主张和立场却完全一致。有时同一天听两位法师的讲座会觉得有融会贯通、相辅相成的作用。大安法师和延续法师

在开示中从不把自己放在中心，从头到尾以佛菩萨和祖师大德的思想来引导我们学徒。更重要的是，每次听两位法师开示，能深深感受到两位法师的慈悲心，我总觉得他们好像年轻版的阿公阿嬷，无私无我，没有任何条件地全心奉献，一切都是为了利益和教导我们这些迷惑众生，字字句句都是为了帮助成就我们的净业。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当认清了生命的去向和回归净土的目标，我开始接受自己那颗焦虑不安的心。原本这国土就如同火宅，生命微弱，生死就在呼吸之间，我之所以常常生起厌离心，感到忐忑不安是有缘故的啊！其实我应该向一路来受过的挫折和打击，一路来的种种违缘生起感恩之心。正因为有这些经历，才能让我能观照这世间的种种无常。当明白了这个道理，对待一切人和事务我渐渐有了信心，对未来有了方向。当母亲在2018和2019年两度忧郁症复发时，我鼓励母亲和我一同念佛、诵经和供养僧团。虽然母亲最终还是需要电疗才康复，但我深信我们人生中的一切业缘都能从道法上体究，唯有至诚念佛才能转变过去世业力所招感的境界。我也从2019年2月起改吃常素，并在2019年12月12日阿弥陀佛圣诞当天，在居士林僧团的见证下受了三皈五戒，正式成为了一名佛弟子。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当我把自己接触佛法的心路历程告诉祖母时，近百岁的祖母竟然要我教她如何如法的念佛，这令我既惊讶又欢喜。祖母从年轻时就开始拜观音，虽然她不知道那种供斋烧纸的表现形式其实来自民间信仰，但从中可以看出她老人家的虔诚之心。祖母很坦然地告诉我自己从没接触过念佛法门，不知道怎样念。当我告诉她念佛法门的种种好处后，祖母开始每天精进念佛，有时

还会问我说自己下午吃了一点鱼肉，当天是否还能念佛。有一天祖母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声音里充满了按捺不住的法喜，说当她每天坐在铁门后念佛时，外面就会飞来一群小鸟，静静地聆听着她念佛。可见祖母念佛的心是多么虔诚恳切，就连小动物都会有所感应！

想起接触净土法门前的我，一直觉得自己命根有问题，以至于每天焦虑不安。现在的我反观自己，反而感谢不知道是哪一世修来的福德和因缘，有幸能遇上净土法门，又能对持名念佛一法产生信心。这一切首先感谢引导我走向正途的瑜伽老师，还有佛教居士林为了弘扬佛法举办的净土教理班，更要感谢延续法师讲经说法，十年来不辞辛苦地对同修们循循善诱，带我们走上一条解脱之路。最重要的是无比感激佛菩萨没有放弃我等罪恶深重的生死凡夫，慈悲地留下一条净土之道让根基陋劣的我们不用在六道轮回。来日修学的路途还很长，我也非常庆幸有个体谅的太太，愿意纵容我每天关在房间里做几个小时的佛事。只希望我不会辜负阿弥陀佛度众生的大慈

悲心，能够继续得到佛菩萨的慈悲加持，精进地信愿念佛，一旦净业水到渠成，能够蒙佛菩萨大慈大悲大愿力，一生成就佛道。也希望身边的家人朋友（尤其是父母和祖母）也能对净土法门产生坚定的信心，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潮



▲ 延续法师讲解《佛说无量寿经》，共80讲。



Image: 588ku (PNG)

Photo: Siyuan (Unsplash)

信愿步步行

文 | 净秀

回顾这两年的净土修学经历，只能以一波多折，实证实修来形容。延续法师曾经开示教导我们，在修学净土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考验，这个过程虽然艰辛，但只有走过这些坎坷才会逐渐进步。两年的课程下来，我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体会。

对我来说，进入净土教理班实在是一个因缘具足的福报。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我的身体一向多病。两年前，一次急性阑尾炎发作，因为医生的迟诊延误了病情，后来突然发作，整个人躺在急诊部，当时我还没有念佛的概念，那个场面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整个身体因为两天无法进食虚弱无比，虽然打了止痛针，神识却非常混乱，面临生死关头，凭借着最后一丝清醒和意志力，下意识地开始默念“阿弥陀佛”名号，直到后来转危为安。

那次经历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因果的恶报，自此之后，我便开始素食不再吃众生肉。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这个生命，也开始重新醒悟，决定认真修习大乘佛教教理，于是报名参加了第五届净土教理班，并在居士林举办的阿弥陀佛圣诞那天，皈依三宝受了五戒。

因为那次病情严重，以至于在治疗的过程中引发了短期的重度抑郁，所以净土教理班刚开课时，前几节课我都是一面在线上听延续法

师讲解，一面念佛来克服抑郁症这个魔鬼。这是我第一次系统接触净土法门，延续法师的讲座深入浅出，令人耳目一新，每次听完师父的开示都感到受益匪浅，心中充满法喜。只是这个身体虽然做了手术，很长一段时间却无法痊愈，再加上吃素没有经验，刚开始的时候摄取的食物种类太单一，以至于体质羸弱。后来我便慢慢改变素食的结构，一步步调整，身体这才慢慢变得强壮起来，再加上听闻佛法，认真实修，至诚恳切的诵经念佛，这才度过了难关。

在没有进净土教理班之前，我曾经有过一段迷茫的日子。那段时间我为寻求真理四处参学，先后在几个宗派修习。母亲往生之后，我依旧无法找到生命的答案，面对生老病死却无法解脱，于是便一直参学，试图寻找生命的意义。我在网上听过佛学课，也曾学习过英文讲解的阿弥陀经，但是心中依旧有很多疑惑。

终于，寻寻觅觅之间，承蒙三宝加持，遇到了居士林举办的净土教理班。在这里，我学习了净土的起源，历届祖师大德的对净土法门的诠释和义理，令念佛法门在我心底深处深深扎下了根。在此感恩居士林和延续法师，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重续慧命，明白了今生的目标，那就是凭借信愿，到达极乐世界，圆成佛道，再回娑婆，度化众生。🙏

居士林发起人之一

黄曼士与佛教

文|何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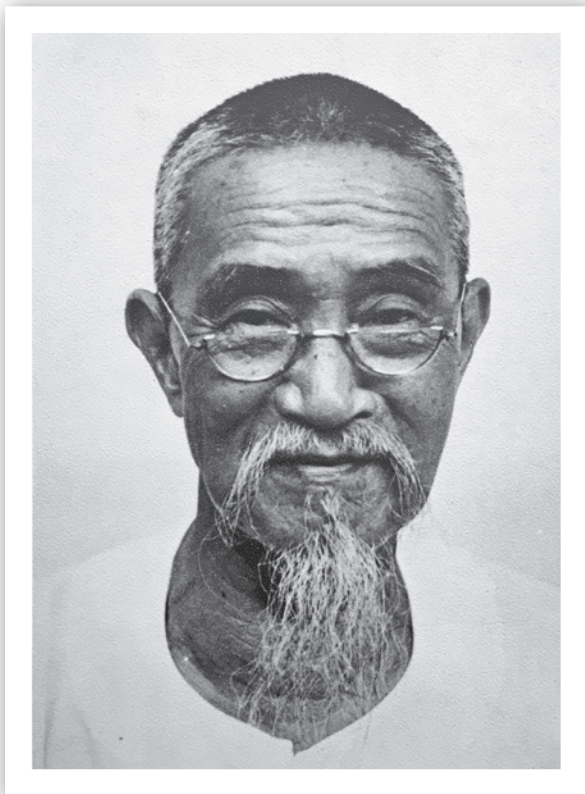
提到黄曼士 (1890-1963)，大家都知道，他是令人尊敬的文化老人、富商。黄曼士出身福建南安望族（后迁移福州），1923年下南洋，任南洋烟草有限公司新加坡区域总经理，于经营商务之余，致力于社会福利文教工作。他是武状元黄培松之侄，福建教育厅长黄孟圭之介弟。他也是新加坡第一代大收藏家，并曾资助徐悲鸿，黄徐之间的友情传为美谈。黄曼士收集折扇逾300件，故以百扇斋为名，号百扇老人。

但黄曼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佛教居士。其实，早年南来的儒商及文人，多是佛教居士，你只要看看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筹建人名单就知道了。发起人中除了转道老和尚等出家众，邱菽园、庄笃明、吴良标、吴新斋、黄曼士、李俊承、陈子豪、罗承德、林璧臣等在家众也都是居士林的发起人。在居士林的襄助下，1949年7月31日，新加坡佛教寺院庵堂代表，齐聚居士林商讨成立新加坡佛教总会事宜。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50年1月8日，李俊承当选佛教总会主席，宏船法师为副主席。黄曼士当选常务监委。黄曼士后来历任佛教总会及佛教居士林董事。

广洽法师任龙山寺住持后，为振兴华文教育，决定在龙山寺东侧的旷地上建弥陀学校，1954年校舍建成。因广洽法师是黄曼士的方外友人，故他对弥陀学校初创之时诸多辅助，后又担任几届董事长，长达六年，为弥陀学校的发展出钱出力，厥功至伟。

至于故国方面，黄曼士曾任福建佛教医院及泉州开元寺慈儿院董事。也曾捐款给福州鼓山涌泉寺、福州平民医院等机构。曼老与前福建省主席萨镇冰是忘年交，萨老遇到财务困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的“海外好友”黄曼士。萨镇冰 (1859-1952)，海军名将，为官清廉，一生行善，人称“萨菩萨”。他经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少有的三朝元老。

萨镇冰有一封给黄曼士的书函，写在“福建佛教医院用笺”上，信里说到医院旺季勉强可以自给，淡季则亏短颇多，请黄曼士“发慈悲代为募款”。对于萨镇冰的吁请，黄曼士一向有求必应，从不拒绝。钱数若不多，一般都是曼老自掏腰包解决；若是大数目，他就向诸善士筹募，尽力接济。



◀ 居士林发起人之一黄曼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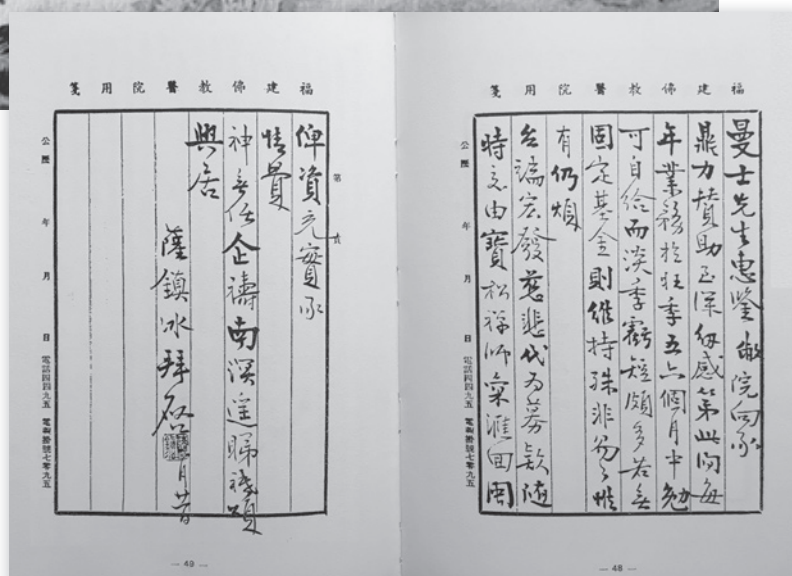


▲ 广洽法师（中）在黄曼士灵堂致祭。
► “三朝元老”萨镇冰给黄曼士的亲笔信。

黄曼士居士行孝甚笃，为求延母寿，每天诵金刚经一卷，数年列为日常功课。曼老外现长者身，内修菩萨行。据广洽法师回忆：“1963年秋，居士偶感不适，坚欲尊佛教仪式，皈依其平生所崇仰之近代高僧禅德虚云老和尚为师，央衲为其证明，因授法号曰宽道，而遂其平生之夙愿也。”同年10月26日，黄曼士居士往生。虚云老和尚1959年就圆寂了，黄曼士在老和尚走后四年，由广洽法师“证明”，皈依虚云老和尚，可见其信念之坚定。

最后说说黄曼士的“百扇斋”，其名曰江夏堂，位于芽笼35巷16号。徐悲鸿称黄曼士及其兄长黄孟圭为“生平第一知己”。徐悲鸿多次来南洋，大多入住江夏堂，他在这里画过的重要作品包括《珍妮小姐》《放下你的鞭子》和《汤姆斯总督像》等。他也在此画过无数幅的奔马，因此有了“万马奔腾江夏堂”之说。

遗憾的是，2018年6月，作为黄曼士的故居、徐悲鸿曾经的画室——“江夏堂”被拆除，夷为平地。尽管，本地文化界纷纷上书，要求保留这幢历史建筑，但未能如愿。发展商买下这块地，将在此建造一座八层的综合用途大楼。





阿弥陀佛的名号 是众生本觉理性

文 | 仁丰

藕益大师的《佛说阿弥陀经要解》是我很喜欢的一部著作。大师的文字简练有力，读来朗朗上口又回味无穷。只是里面的义理深广，常常令人有种管中窥天之感。幸运的是2019年3月延续法师开始为大家讲解这本《佛说阿弥陀经要解》，我非常高兴，终于有机会好好学习这部著作了。

在解释经文之前，藕益大师讲了“五重玄义”：释名、辨体、明宗、力用和教相。在辨体中讲到了实相。“是故举体作依作正，作法作报，作自作他。乃至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无非实相正印之所印也。”“所持”指的是阿弥陀佛的名号，故名号就是实相。实相“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故无相，即故无不相。”故名号是无相，无不相。

之后藕益大师讲了极乐世界依报环境的庄严和正报的佛及圣众的庄严。他解释了“阿弥陀佛”这句名号的内涵。“本师以光寿二义，收

尽一切无量。光则横遍十方，寿则竖穷三际。横竖交彻，即法界体。举此体作弥陀身土，亦即举此体作弥陀名号。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持名，即始觉合本。始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

延续法师向我们开示：“一切无量”指阿弥陀佛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功德，无量的神通等等。“横遍十方”指遍满十方一切刹土；“竖穷三际”指跨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这样的横遍十方和竖穷三际，阿弥陀佛才能广度一切众生。法界体是广大无垠的。“举此体作弥陀身土”，法师说这里透露了一个秘密，即极乐世界（弥陀土）就在我们的身边。娑婆世界也在法界体里面。极乐世界在等待我们用清净心去感受它现前。“亦即举此体作弥陀名号”，名号是法界体。名号浓缩，凝聚了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智慧和神通。“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名号是我们本具的佛性。我们清净的佛性在无始劫的轮回中一直陪伴着我们，从未失

落。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佛的种子，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是大乘佛法给我们的信心。只要我们找到正确的修行方法，不断努力修行，我们肯定有成佛的那一天。如果我们本不具有清净的佛性，无论我们怎么修也不会成功。

“持名，即始觉合本。”
延续法师告诉我们，始觉是我们开始觉悟的心，想念佛的心，想回家的心，想回归的心。我们用开始觉悟的心，深信切愿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是用已成佛的阿弥陀佛的功德，来开显我们的自性、佛性。我们是未成佛的阿弥陀佛，在念已成佛的阿弥陀佛。我们念着念着，就把心中的阿弥陀佛给念出来了。当我们成佛时，我们便具有和阿弥陀佛一样的功德。从理上讲，我们信愿念佛时就是成佛的时候。持名号就是持我们的心，持名号就是以实相（名号）来感召实相（我们的自性）。如果明白了这些道理，有智慧的人肯定会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大乘佛法是圆融的。在事相上，我们相信从娑婆世界向西十万亿佛土之外有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我们愿意去极乐世界，在那里断烦恼、闻法、供佛、蒙佛授记；在那里圆证三不退、圆净四土、一生成佛。在义理上，我们相信我们的心性的光明和阿弥陀佛的心性的光明交织在一起，没有隔阂。我们的心广大无边，可以遍到极乐世界，正如阿弥陀佛的心遍入众生的心中。在行持上，我们要把“阿弥陀佛”这句名号抱在怀里，每时每刻去忆念它，忆念极乐世界的庄严和阿弥陀佛的慈悲。如果我们坚持做下去，日久天长，我们的定力就会增长，智慧就会开发，求生净土的信愿就会更坚固。

感恩延续法师精心备课，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课程，感恩师兄们在疫情期间及时为大家上传网络课程的链接。疫情打乱了我们的生活，也给我们带来反省、学习、修行和思考的机会。我们发现平日习以为常的生活是如此的珍贵，我们发现无常是这个世界恒常的规律。人有悲欢离合，那么多人在2019新冠病毒面前失去了生命。悲痛之余，感觉自己是如此渺小。唯有抓紧时间修行，先到极乐世界，在那里修好了，再回到娑婆世界，那时我们就有能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愿以此闻法的功德回向疫情早日消除，众生离苦得乐，愿更多的人对净土法门生起信心，这一生成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延续法师每次讲完课一个人对着麦克风做的回向，也是每一个学员在家中对着电脑和法师一起喊出的心声。

注：以上很多内容摘自作者上课的笔记，是延续法师讲课的内容。



“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
名号是我们本具的佛性。我们清净的佛性在无始劫的轮回中一直陪伴着我们，从未失落。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佛的种子，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 延续法师讲解《阿弥陀经要解》，共48讲。

以佛法长养我们的平等心

——学习《法华经》的点滴心得

文 | 净住

一、缘起

2020年1月15日到19日，居士林举办“感恩回向梁皇宝忏法会”。那次的法会，增设了两个特别的长生禄位，为远在中国武汉的肺炎患者以及照顾患者的医护人员祈福。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疫情，在当时还是局部的。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疫情就会影响到全球、影响了全人类。截止2020年5月17日，全球已经有近460万人被感染，近31万人因此而失去了生命。

2020年4月7日，新加坡实行“阻断措施”(Circuit Breaker)一个月，非必要行业全面停工。后来又延长一个月，直到6月1日。除了一线医护人员，整个社会似乎都被迫放慢了节奏。利用这段时间，本人初步学习了《法华经》。通读一遍之后，感觉通篇都在讲要宣讲《法华经》时的殊胜，受持、弘扬《法华经》的功德，但好像没有读到究竟什么才是佛陀宣讲的《法华经》的具体内容。在通读第二遍之后，决定抄写经文。根据每品经文长短不同，每天抄写一到两品，抄写之前先读一遍将要抄写的文字，每抄写完一品再读一遍抄写的内容。每天抄写四、5000

字，用了18天的时间抄完全部28品经文。抄写之后，把圣严法师的《法华经讲要》、太虚大师的《法华经演讲录》简略地读了一遍。

经过上述学习，才对《法华经》的义理稍稍有了点基本的认识。现将学习心得笔录一二，以期抛砖引玉。

二、《法华经》中的“平等”理念

许多文献在介绍《法华经》时，都会提到“开权显实”、“会三归一”、“成佛的法华”这类词语，对初步接触佛法的人来说，这些词汇读起来会显得很深奥，似乎与自己的境界相去甚远，有可能会妨碍到进一步学习佛法的信心。以笔者初学法华的体会，法华的核心思想是“一佛乘”，而“一佛乘”蕴含了法界众生普皆平等的理念，“众生平等”正在佛教最高宗教精神之所在。

“平等”的理念，可以说在《法华经》中处处可见，并贯穿于整部经典的始末。法华的平等，包括说法平等、授记平等、慈悲平等、救拔平等、生死平等、佛性平等、佛身平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现略摘一二，以斑窥豹。



1. **方便品**中，“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诸有所作，常为一事，唯以佛之知见、示悟众生。舍利弗，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舍利弗，一切十方诸佛，法亦如是。”此处演说一佛乘，众生无论是什么根机、无论修学什么法门，最终归于一佛乘。此谓“修学平等”、“成佛平等”。

以笔者初学法华的体会，法华的核心思想是“一佛乘”，而“一佛乘”蕴含了法界众生普皆平等的理念，“众生平等”正在佛教最高宗教精神之所在。



2. **譬喻品**中有三车喻，长者为了救诸子出离火宅，初以羊车鹿车牛车诱其出，后以平等心赠与诸子大白牛车。如来亦复如是，初说三乘引导众生，然后但以大乘而度脱之。此处重宣“修学平等”、“成佛平等”。三乘圆融，平等归于一佛乘。所以佛的智慧，也叫“平等大慧”。
3. **信解品**中的穷子喻，长者为了接近穷子，“即脱璎珞、细软上服、严饰之具，更著粗弊垢腻之衣，尘土满身，右手执持除粪之器……”。此处“穷子”即指烦恼具足的一切凡夫，长者以“平等”身份接近穷子，方便度化，使他最终发现，自己原来即是长者之子，表示我们虽然烦恼充满，但是也有着和佛一样“平等”的功德智慧，具足真如佛性。
4. **药草喻品**中，以小、中、大药草及大、小树之“三草二树”，一雨普润，演示佛“平等”说法。“佛所说法，譬如大云，以一味雨，润于人华，各得成实”，“我观一切，普皆平等”，“恒为一切，平等说法”，以佛恒为一切众生平等说法，来强调“大乘平等法”。

5. **授记品**及其后各品中，佛为二乘授记、为五百弟子及未在会的余众授记、为学无学人等授记、为比丘尼授记、为提婆达多授记，常不轻菩萨为所见所有人等授记，以及龙女以女身、畜生身成佛，等等，无一不示现一切“众生平等”、“佛性平等”、“成佛机会平等”的思想。
6. **见宝塔品**中，宝塔出大音声叹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大慧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先强调“平等大慧”。其次，多宝如来现身塔中，示现佛涅槃如不涅槃、有生死如无生死的“生死涅槃平等”。再者，多宝如来在宝塔中，分半座于释迦牟尼佛，两尊佛同坐于一座，演示“佛身报化平等”，“佛佛平等”。
7. **如来寿量品**中，“我实成佛已久，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此处的“我”，乃指法界众生之我；“久远之佛”，亦喻一切众生，揭示自己从永远的过去就是佛，直到永远的未来也还是佛的真理。生命是平等的，无有差别，人人皆平等为佛。
8. **妙音菩萨品**中，当妙音菩萨要来娑婆世界参见释迦牟尼佛及文殊师利菩萨等诸大菩萨时，净华宿王智佛告戒妙音菩萨，“汝莫轻彼国、生下劣想”，强调“佛佛平等”，等同不二；众生亦如是。
9. **普门品**中，观世音菩萨化各种身说法，显示的是以平等身说法、平等救拔一切众生。当无尽意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时，观世音菩萨将供品“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此处示现“平等供养”。
10. **妙庄严王本事品**中，净藏、净眼二子，度其修学外道邪见之父，往诣云雷音宿王华智佛所，听闻《法华经》，再次强调佛法“平等救度”一切众生的理念。
11. 《法华经》以**普贤菩萨劝发品**为结束。周遍含容为普，德慧妙善为贤。普贤菩萨以法界为身，无地、无时、无处不可示现，无定相、无方所。一切菩萨行的修行者，行的都是普贤之行；十方三世一切菩萨，皆为普贤菩萨之分身。一切归于一，“一切皆平等”。

三、观照自我，以佛法长养我们的平等心


从以上简要的梳理可以看出，“平等”的理念，是贯穿于整部《法华经》始末的。把握“平等”这个纲，可以帮助我们把整部经典的内容串联起来，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一佛乘”思想的理解。

学佛的目的，是要用佛法的理念指导我们的生活。观照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平等心具足吗？

我们对待自己与对待他人，是否平等？我们对待自己的亲人与对待外人，是否平等？我们对待自己喜欢的人与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人乃至害过我们的人，能否平等？我们对待经济条件、教育程度与我们相近的人，与对待那些经济条件比我们差、教育程度比我们低的人，能否平等？我们对待人道的众生与对待畜牲道的众生，能否平等？

这次的新冠病毒疫情，截止2020年5月15日的统计数据显示，





新加坡的总感染人数达2万6098人，其中住在客工宿舍的客工有2万3758人感染。住在客工宿舍的客工总人数约32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感染人数却占了全国总感染人数的91%。是客工的免疫力差吗？显然不是，他们的身体比你我都要强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感染后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不需要入院治疗，也正因为如此，才没有对整个社会的医疗资源造成挤兑，从而保证了疫情之下人心的稳定、社会的稳定。

在疫情暴发前，我们有多少人能够以平等心像对待我们的家人那样去对待客工？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过他们的住宿环境？有多少人从内心里感激这些为我们这个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建设功臣？有多少人能够从心底里尊重他们？当我们在住家附近见到他们中午工休时席地用餐或卧地而息的时候，我们是否生过烦恼之心？他们极少有机会搭地铁或去超市，当我们偶尔遇到、闻到他们身上的汗臭味时，有没有皱过眉头、生起过嫌弃的念头？当我们在居士林的“十方斋堂”见到他们来食用免费素食时，我们是否能以对待其他来客那样，以“平等供养”的心对待他们？他们都和你我一样，也是父母的宝贝、是妻子的依靠、是孩子的天，因为要荷担养家的重任才远离故乡来到这里。他们和你我一样，也都是暂时在这个娑婆世界轮回的众生，也都是未来的佛。

让我们用佛法的智慧，长养我们的平等心，善待客工，善待一切众生。

愿以此学习《法华经》之功德，回向当下新冠疫情早日消弭，客工平安，众生平安！

南无阿弥陀佛。🙏

当我们在居士林的“十方斋堂”见到他们【客工】来食用免费素食时，我们是否能以对待其他来客那样，以“平等供养”的心对待他们？他们都和你我一样，也是父母的宝贝、是妻子的依靠、是孩子的天，因为要荷担养家的重任才远离故乡来到这里。他们和你我一样，也都是暂时在这个娑婆世界轮回的众生，也都是未来的佛。

Wáng Yángmíng's Fantastic Encounter 王阳明奇遇记

Wù Wàngsǐ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四句教》

**Without good and without
evil is the essence of the mind,
having good and having evil
is the movement of the mind.
Knowing good and knowing
evil is intuitive knowledge (i.e.
conscience), doing good and
eradicating evil is rectification
of conduct.**

Wáng Yángmíng, Four-Line
Teaching (written a year before
departure)

Wáng Yángmíng (王阳明), also known as Wáng Shǒurén (王守仁) (1472–1529) was a famous calligrapher, general, philosopher, politician and writer during the Míng Dynasty (明朝). With some interest in Buddhism, his form of Neo-Confucianism (宋明理学) thought or Mind School (心学) called 'Yángmíngism' (阳明学) carries some Dharma influences too. An example of his teachings is in the verse (see left), which is said to summarise his thinking. (Although Yángmíngism contains remarkable ideas, lacking a clear transcendental path, it still falls short of the Dharma's ability to lead all the way to Buddhahood.)

As he had a recurring dream of a monastery since young, he remembered its scenes clearly. Piecing several accounts together, when sick, and about four days before his death, he entered a monastery in Jiāngxī's (江西) Nán'ān Prefecture (南安府) known as Nán'ān Chán Room (南安禅室) to rest. When he reached the monastery, as it had familiar scenery, he thought it might be the monastery in his dreams. (Genuine déjà vu experiences that cannot be otherwise explained might indeed be due to recollected visions from past lives.)

As he toured the monastery, he came across a retreat room

sealed with strips of paper, with wordings on them stating it is not to be opened. (Chinese monasteries' retreat rooms are traditionally sealed with a big 'X' with such 'warnings' as 'Do Not Disturb' signs.) Suddenly, he had a severe headache. Looking around in astonishment, he felt as if he had lived there before. Burning with curiosity, he requested permission from the receiving monastic to see the room.

The monk apologised, saying that the monastery has many big and small rooms, all of which he can visit — other than this one room. This was so as 50 years ago, a senior founding master, who instructed the room to be kept private had departed in it, whose body is still within, naturally preserved as a complete bodily relic (全身舍利). (The custom of maintaining relics which result from proficient Dharma practice is for inspiring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As he strongly felt that he has some relationship with the room, he pleaded the room to be kindly opened for him. While it was being unlocked, he remarked, 'This was only then, waiting for me to arrive.' (姑俟我至) Seeing it was so firmly locked, he said, 'This has certainly been waiting for me.' (固俟我也) Also due to his high status, the monk finally relented and opened the door for him. In the dim light of dusk, as Wáng walked in trembling with anticipation, he was shocked to see the master's body, as if alive, still seated on a meditation cushion, whose face greatly resembled his own. When he opened a few dust-laden books, brushing the dust away, he read the poem (see first right verse). Another account says on the wall was a poem (see second right verse).

It was then that Wáng realised that the master was 'him' in his previous life. Thereafter, he instructed a pagoda to be built to enshrine the master's body. This case is usually seen as humbling proof of the reality of rebirth, and of the prowess of good practice. It hints of the spiritual greatness of the departed master, who could part peacefully in Chán meditation, without bodily decay, with the ability to accurately predict his own future return, and even his future name in full. However, there are more important counter-intuitive lessons to be gleaned...

Of course, Wáng had since changed in character and inclination to some extent, which means the one who opened the door is only similar to the one who closed it — not being the exact same person. In fact, in the Buddhist perspective, Wáng had retrogressed in his spiritual practice. From being able to accomplish what the master



五十七年王守仁，
启吾钥，拂吾尘。
问君欲识前程事，
开门即是闭门人。

At fifty-seven years old, Wáng Shǒurén, will open my lock and brush away my dust. To you who asked, desiring to know future's matters, the one who opened the door is precisely the person who closed the door.

五十年后王阳明，
开门犹是闭门人。
精灵去后还归复，
始信禅门不坏身。

Fifty years later, Wáng Yángmíng, who opens the door, is still the person who closed the door. With his consciousness gone after, still returning again, only then believing this Chán (Dharma) Door's indestructible body.





有禅无净土，
十人九蹉路，
阴境若现前，
瞥尔随他去。

**With Chán and without
Pure Land practice, of ten
persons, nine will detour on
the path. The intermediate
state [between death and
rebirth], if manifesting
before them, swiftly will it
be followed [according to
their karmic inclinations].**

无禅有净土，
万修万人去，
若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Without Chán and with
Pure Land practice,
of ten thousand cultivators,
ten thousand persons will
go to Pure Land.
If attaining sight of
Amitābha Buddha,
why worry about not
awakening?**



did, he had forgotten and detoured from his initial path to liberation, to still be trapped in rebirth, to become more accomplished — but in another school of thought, that does not express the Dharma fully. Perhaps in anticipation of this, the poem was written to jog his memory, to rekindle and deepen his interest in the Dharma. However, this did not seem to bear fruit adequately in time.

Even if good Chán practice led to the master's amazing results when he departed, Wáng did not have similar or greater results again when he departed. Thus, this is also a cautionary tale on the dangers of remaining in the rounds of rebirth, even for 'great' meditators. As long as yet to be great enough to break free from rebirth, there will be return to Saṃsāra, with most forgetting all learnt in past lives. Even with much positive karma once accumulated, a great practitioner can still backslide to become 'just' a great worldly person.

Surely then, it makes great sense to heed Śākyamuni Buddha's advice to seek birth in Amitābha Buddha's (阿弥陀佛: Āmítuófó) Pure Land, where all past lives will be fully recollected, with no lessons learnt lost, where there is swiftest progress towards Buddhahood. It is there, that all will attain truly indestructible vajra bodies, not just for static veneration, but for actively mastering the Dharma, and being of service to all beings.

As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6th Patriarch Great Master Yǒngmíng Yánshòu (净土宗六祖永明延寿大师), who is also the Dharma Eye (Chán) Tradition's 3rd Patriarch (法眼宗三祖) taught in the first half of his famed 'Chán And Pure Land Brief On Four Categories' 《禅净四料简》... (see first left verse).

Even though Wáng as a Chán Master in his previous life mindfully chose to be reborn in our human world, he expected forgetting of his previous spiritual path. Thus, it can perhaps be said that if Wáng missed the message in the room, he would have missed the path to the Dharma. Yet, even after receiving the message, by not fully refocusing on learning and practice of the Dharma, he could be said to have detoured, thereby missing the Buddhist path's full benefits — even if he did leave enduring secular teachings.

(See second left verse) Thus, even if Wáng did not engage in Chán practices in his previous or present life, focusing only on Pure Land practice instead, he would have reached Pure Land already, with no need to have his predecessor 'standby' the message to remind his future self. Having reached Pure Land, as

perfectly remembered, building on all learnt in the past with swift mastery of the Dharma there, he can easily return to our human world with his memories intact, to offer even greater worldly and world-transcending teachings.

Wáng's last words when sick and dying were 'With this mind's bright light, what again is there to say?' (此心光明, 亦复何言?) Probably not referring to the light of his Buddha-nature, this is usually interpreted to mean that his mind was clear, upright and honourable (光明正大), free from any regrets, despite the hardship from slander and obstacles he faced towards the end. May he also see the radiant bright light of Amitābha Buddha! As we can see in his poem (see right), he does have some affinity with the First Pure Land Patriarch.

The platform refers to the Prajñā Platform (般若台) established at Dōnglín Monastery (东林寺) in 389, as founded by Great Master Huìyuǎn (334–417), the First Patriarch of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净土宗初祖), where Wáng also visited. The lotus flower represents purity despite being surrounded by the defiled, also being the vehicle for birth in Pure Land. The lion's roar refers to the kingly, authoritative and far-reaching teaching of the Buddha, or the equivalent by Great Masters, that naturally commands attention and respect of all beings, including animals.

In the Chán tradition, wild foxes also refer to those who have strayed to external paths, who have yet, but falsely claim to be enlightened, thus reborn as foxes as karmic retribution. The last line could refer to the wayward coming to redeem themselves, in hope of learning the right Dharma. Since it laments the long loss of the Great Master, who has already reached Pure Land, we should all aspire to reach Pure Land, where we can meet all the Pure Land Patriarchs, including its 'Chief Patriarch' — Āmítuófó! 卍



Photo: Pexels (Pixabay)



远公说法有高台，
一朵青莲云外开。
台上久无狮子吼，
野狐时复听经来。

王阳明《远公讲经台》

The honourable Great Master Huìyuǎn (慧远大师) speaks the Dharma on a high platform, like a blue lotus flower beyond the clouds blossoming. The platform above has long been without his lion's roar, where wild foxes often come to hear the sūtras.

Wáng Yángmíng, Honourable Great Master Huìyuǎn's Sūtra-Speaking Platform



Photo: Elaine Meyer (Pixabay)

The Dharma Affinity Between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 Layperson Lee Choon Seng 李俊承居士与印光大师之佛缘

Hé Huá



▲ Fújiàn Province,
China

Lee Choon Seng (1888–1966) was a Fújiàn Yǒngchūn native who came to Singapore at the age of 17. After sheer hard work, he became a wealthy businessman, banker, philanthropist, as well as a prominent leader of many associations. He was also a Buddhist and poet, and together with Yeh Chih Yun, (Venerable) Shì Ruìyú and Khoo Seok Wan, were known as the Four Talents of Singapore. Whenever Mr. Lee was mentioned, his black wide rimmed glasses would come to mind. In that era, literati and businessmen usually wore thin framed glasses. Lee's glasses being different became one of his unique features.

With both monastics and laypersons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the establishing of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SBL), Mr. Lee and Venerable Zhuǎndào were its most significant founders in 1934. Mr. Lee had donated a building at 26 Blair Road for its activities. However, his accomplishments and contributions went far beyond this.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Chairman of Ee Hoe Hean Club. He also helped to establish the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and served as its President for several terms. Together with Tan Kah Kee, he led the resist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he formed the Chinese Buddhist Relief Society. As its Chairman, he coordinated relief work that aided the poor and refugees. Among other projects, he also funded the restoration of a Chinese monastery at the Deer Park in India's Sarna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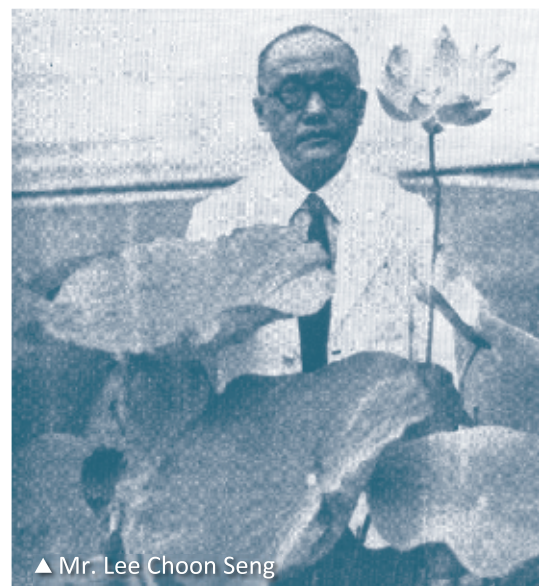
During a Buddhist seminar at Shuānglín Monastery, an expert mentioned that

Mr. Lee was a disciple of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I was not only ignorant but ill-informed as I had no idea about this. I even muttered to myself, 'Due to provincialism, many Chinese immigrants in Singapore took refuge through monastics from Fújiàn province. If so, how did Mr. Lee take refuge through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It was only much later that I realised that he returned to China in 1925 and made a pilgrimage to Mount Pǔtuó, where he took refuge through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and was given the Dharma name, Huìjué. As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was with the world without contention, often in retreats studying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practising mindfulness of Buddha, he did not seek fame. At that time,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was not as well-known as Great Master Tàixū and other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s Mr. Lee with deep wisdom roots and much blessings took refuge through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this proved that hi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ere surpassing and lof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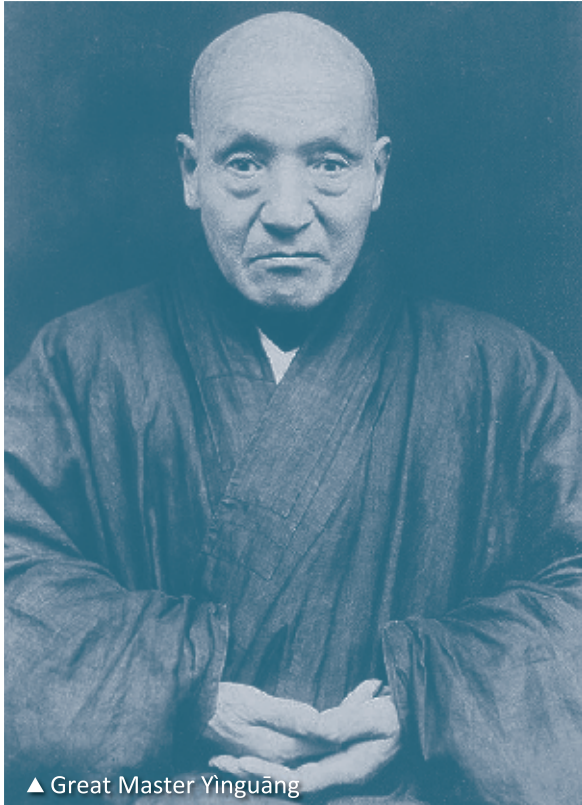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Dharma Master Yīnguāng*, there were two letters to Venerable Yītōng, in which Mr. Lee (also known as Lǐ Huìjué) was mentioned. One letter lamented about the perils and evils of the ways of the world — 'When bandits notice those who have savings, they then either rob, or then kidnap them.'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gave an example, 'The mother of Lee Choon Seng, from her buried grave within, was even dug out, and carried away, forcing it to be fetched with ransom. If not because his father, mother and himself in that land with great virtues, then with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willing to call the government to enable its return, thus with it redeemed, no one would know how many tens of thousand dollars would have been needed.' Clearly, it was because of Mr. Lee and his parents'

long-term generosity and good works, that the matter was easily resolved with a call for official assistance.

In the second reply letter, it stated that Mr. Lee (Huìjué) sent 5,000 silver-dollars to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all with his own initiative, as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did not write to ask for donations. The first 2,000 silver-dollars were for conducting Buddhist rituals for his parents and other merit-making purposes. The later 3,000 silver-dollars were for printing of Buddhist books. Great Master Yīnguāng's reason for stating this, was because Venerable Yītōng, who was thinking of asking Mr. Lee to donate, wrote a letter to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entrusting him to redirect it to his disciple Huìjué (Mr. Lee). Thus,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wrote the above. Great Master all along was never willing to ask people for raising of funds. Thus tactfully declining Venerable Yītōng's request, he wrote, 'As you and Lee Huìjué are with the same (Mindfulness of Buddha's) Dharma Door and have very close friendship, you should with your letter inserted within a packet of books, have them registered and sent to him. Also for him



▲ Mr. Lee Choon Seng



▲ Great Master Yinguang

explaining your general ideas, he will definitely be able to admire your intentions for propagating the Dharma, and for you greatly give rise to the mind of generosity.'

Recently, when I returned to my hometown Héféi, I accompanied my old mother to pay respects to the Buddha at Míngjiào Monastery. At the same time, I received a book there published by Hónghuà Society titled *Collection on Eternal Memories of Great Master Yinguang*, which included Mr. Lee's *Request & Petition for Honouring with Posthumous Title for Great Master Yinguang* and two reply letters from Dài Jítáo. Mr. Lee's petition was given to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Lín Sēn. Mr. Dài was a senior statesman of Kuomintang, and Jiǎng Jièshí (Chiang Kai-shek)'s speech writer. He was, before and after, Huángbù Military Academy's Political Department's Director, Kuomintang's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s Minister,

the Examination Board's Dean, and with other positions.

Great Master Yinguang sat and departed for rebirth in the Western Pure Land on 2 December 1940 at Sūzhōu's Língyán Mountain Monastery. The petition by Mr. Lee was written on 17th January 1941. It recounted the immeasurable meritorious virtues of Great Master Yinguang and concluded by saying this. 'After re-examining the Great Master's body, there will be choosing of this year's 15th February for cremation, for building his pagoda at Língyán Mountain, for his relics to be forever enshrined and revered. I believe the preservation of this historical site for a true monastic of this generation, will not only add radiance to the famous mountain, it will moreover be able to encourage all in the future and present. Not merely are these my intentions, also respectfully requesting acceptance of these public sentiments, to repay his merits and honour his virtues, by bestowing upon and honouring the Great Master with a posthumous title, and to reveal the enshrined pagoda's name. Since this does not go against the modern government's facilities, moreover with the country's sincere intention to honour teachings that revere virtues, this truly is a good fit. Whether this is suitable, respectfully awaits your examining to decide, to inform what should be complied with, as it is truly with your kindness, for giving of convenience. With sincerity submitted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petition by Mr. Lee had two purposes. The first was to request the government to confer a posthumous title to Great Master Yinguang. The second was to reveal the enshrined pagoda's name. Regarding these two points, on 14 February 1941, Mr. Dài in his first letter to Mr. Lee stated, 'Most probably, on a ceremony to honour with a posthumous title, as there is so f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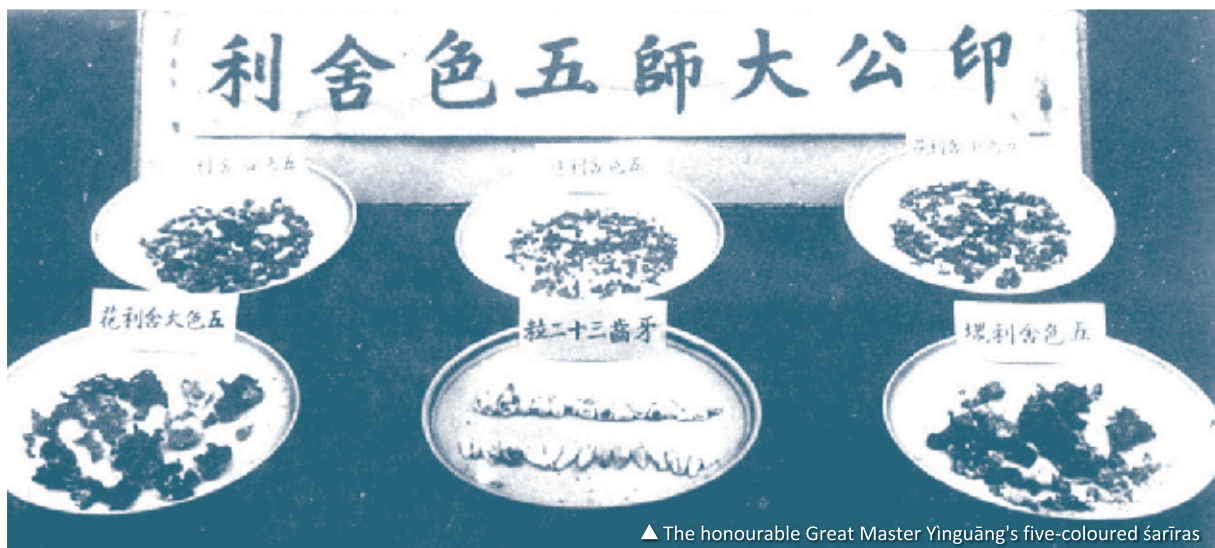
no precedence to follow, [this is not possible], but in the personal name of the Chairman, to inscribe and present the pagoda's name on a plaque, this then is possible.' However, in ancient times, when high monastics and great virtuous ones departed, the government or Emperor did confer additional posthumous titles. When the Chán Tradition's 6th Patriarch Great Master Huìnéng departed, Táng Emperor Xiànzōng further conferred him as 'Chan Master Dàjiàn'. When Mr. Dài said there was no precedence, he probably refer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s era only. Mr. Dài and Mr. Lee were probably good friends in privat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etter, Mr. Dài wrote that a while ago, when he visited India and Burma, he originally intended to, on the way back, detour to Singapore to meet Mr. Lee, and regretted that he was not able to do so in the end. ('On then reaching Singapore, to personally rely on benefits of your instruction, this was only due to matters hindering, not able to be fulfilled as wished.')

Very quickly, on 20th March in the same year, Mr. Dài sent the second letter stating, 'The present government's Chairman had granted approval to inscribe Great Master Yīnguāng's pagoda's plaque, with the words, "With pure

karma perfectly accomplished" (净业圆成), with the addressee as "Great Master Yīnguāng's Bodhi Pagoda", and name of the donor a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s 30th year's 3rd month by Lín Sēn respectfully inscribed". Sincerely with the inscriptions' papers accompanied, they are in this letter attached, immediately imploring you to examine and accept them.'

From Mr. Dài's two reply letters, it can be known that Great Master Yīnguāng's pagoda's plaque with Chariman Lín Sēn's inscription originated from such causes and conditions — as conditionally arisen with Singapore's Lee Choon Seng, i.e. Layperson Huìjué's suggestion.

Mr. Lee remembered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fondly with unlimited reverence. That year, on 29 December, after Great Master departed, Mr. Lee, Jiǎng Jǐfǔ, Zhuāng Dǔmíng and many laypersons, joined by local Buddhist devotees, borrowed Lóngshān Monastery's premises to conduct a great assembly for recollecting upon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with more than 300 participants. At 10 am, the bell was tolled as the assembly began. After prostrating, offering of flowers, chanting of Amitābha Buddha's name and dedicating of merits, Mr. Lee gave a speech, 'My departed teacher



▲ The honourable Great Master Yīnguāng's five-coloured śarīras

Elder (Master) Yin(guāng), manifested in our world, with his body for 80 long years, to specially propagate the authentic Pure Land tradition, and teach people to earnestly be mindful of Buddha, responding to the world with the Dharma agreeable to all capacities. With the late Míng Dynasty's Great Master Liánchí, they were distant yet joined with each other. After extensive proficient Confucian learning, thereupon wholeheartedly taking refuge in Buddhism, the same as Great Master Liánchí. Promoting the Pure Land teachings, not seeking the mysterious, the same as Great Master Liánchí. Abstaining from killing and liberating lives, benevolently reaching out to all kinds of beings, the same as Great Master Liánchí. For Buddhist monastics and laypersons offering refuge, with dragons and elephants (i.e. high monastics) joining their footsteps, influential everywhere, locally and overseas, the same as Great Master Liánchí. In retreats with hidden talents, not letting others know his traces, with the world without contention,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promoting the Pure Land teachings, not seeking the mysterious, [was] the same as Great Master Liánchí.

not establishing a school, the same as Great Master Liánchí. Writing many books that fill a house, such as his *Collected Writings* and *Excellent Words*, that 'run without a leg', spreading far and wide, the same as Great Master Liánchí. Enjoyed long life of many years, peacefully to the Western Pure Land returned, personally knowing the time of arrival, sitting in the lotus position to manifest departure, instructing distinctly and clearly, wholeheartedness for reaching Pure Land, the same as Great Master Liánchí. The world's addressing of Great Master Liánchí as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8th Patriarch, from the Míng Dynasty until now, with more than 300 years passed already, is with all without having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With my contemplation without wisdom, although being my honoured departed teacher Elder (Master) Yin(guāng), he directly succeeded after Great Master Liánchí, to ascend and succeed the Patriarch's position. What again, is there to criticise on this?' Mr. Lee's speech was extraordinarily pertinent.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was later conferred by the Chinese Buddhist community to be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13th Patriarch in 1941.)

Thu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all its past Presidents (including Mr. Lee Choon Seng) embraced propagation of the Pure Land Dharma Door as their responsibility. In the region of Singapore, it has become a strategic centre for propagating Great Master Yīnguāng's Pure Land perspectives, posse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being exemplary. 🙏

(First published in Mandarin in DharmaWave Issue 59, translated by SBL Pure Land Class Translation Team, and edited by DharmaWave editorial team.)

净土宗十祖
截流大师传
(一)



Biography Of The Tenth Patriarch Of The Chinese Pure Land Tradition Great Master Jiéliú (1)

截流大师生于1628年，江苏宜兴人。俗姓蒋，父亲全昌精通儒佛，与憨山大师是朋友。憨山大师示寂后三年，一天晚上，全昌梦见憨山大师进卧室，随后，大师出世，由此全昌为儿子取名为梦憨。

Great Master Jiéliú was born in 1628 C.E, at Jiāngsū Province's Yíxìng County, in a Jiǎng family. His father, Quánchāng, was well-versed i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nd was a friend of Great Master Hānshān. After Great Master Hānshān had manifested passing for three years, one night, Quánchāng dreamt of Great Master Hānshān entering his bedroom. Following after, Great Master Jiéliú was born. Due to this, Quánchāng named his son as Mènghān (i.e. 'Dream of Hānshān').

大师长大成人时，父母相继逝世，遂萌发修道的志向。23岁那年，投武林理安寺箬庵通问禅师出家。出家后，精进修持，胁不至席地修了五年，契悟法源。

When Great Master grew up to become an adult, his parents passed away one after another. Thereupon, he sprouted the aspiration of cultivating the Buddhist path. That year, at the age of 23, he sought refuge at Wǔlín's Lǐ'ān Monastery and renounced the household life through Chan Master Ruò'ān Tōngwèn. After his renunciation, he diligently cultivated. With his sides not reaching the mat (to lie down for sleep), he cultivated for five years, and awoke to the Dharma's origin.

通问禅师圆寂后，大师住报恩寺，遇同参道友息庵瑛法师，劝大师修净土法门。又遇钱塘樵石法师，引导大师修习天台教观。大师与樵石法师同入净室，修法华三昧，宿慧顿然通达，穷彻佛教的精髓。

After Chán Master Tōngwèn passed away, while Great Master

人物简介 Brief Biodata

出家法名: 释截流 (大师)

地位: 净土宗十祖

俗名: 蒋 (姓) 梦憨 (名)

出生地: 今江苏宜兴

出生年: 1628 | 往生年: 1682

代表作品: 《起一心精进念佛七期规式》、《净土警语》、《劝发真信》

Monastic Dharma Name: **Shì Jiéliú (Great Master)**

Status: **Tenth Patriarch Of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School)**

Family Name: **Jiǎng (Surname) Mènghān (Given Name)**

Place Of Birth: **Today's Jiāngsū Province, Yíxìng County**

Year Of Birth: **1628 C.E.** | Year Of Rebirth: **1682 C.E.**

Best Known Works: **Rules And Format For Giving Rise To Wholehearted Diligent Mindfulness Of Buddha During Seven-Day Retreats' Period, Pure Land Admonitions, Exhortation To Give Rise To True Faith**

dwelt at Bào'ēn Monastery, he met fellow practitioner and spiritual friend Dharma Master Xī'ān Yīng, who encouraged Great Master to cultivate the Pure Land Dharma Door. He also met Dharma Master Qiántáng Qiáoshí, who guided Great Master to cultivate Tiāntái teachings and meditation practice. When Great Master and Dharma Master Qiáoshí shared the same room and cultivated Dharma Flower Samādhi, with past lives' wisdom, Great Master suddenly understood thoroughly and completely penetrated the essence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大师著述不多, 然从其《净土警语》所示, 大师注重真修实干, 在切实的净业修持过程中, 予以理性的指点, 言言见谛, 语语归真, 应机施药, 实乃末世众生的醍醐妙味。兹将大师净土思想略标为三。

Great Master did not have many written works. However, from what revealed in 'Pure

Land Admonitions', Great Master emphasized on true cultivation and diligent practice. For all within practical Pure Land cultivation's process, bestowing with rational pointers, with every word for seeing the truth, returning to the true, responding to opportunities giving medicine, truly then for the Dharma-Ending Age's sentient beings, with the Dharma's finest wonderful flavour. Now with the Great Master's Pure Land thought, it can be briefly labelled to be with these three parts.

(1) 真信切愿，成办净业

大师于《劝发真信》一文中, 将真信的内涵及无真信的弊端, 和盘托出。大师云: “净业行人须具真实心, 须具真实信心。苟无真信, 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 只是世间善人, 报生善处受乐。当受乐时, 即造业, 既造业已, 必堕苦。正眼观之, 较他一阐提*、旃陀罗辈**, 仅差一间耳。如是信心, 岂为真实?”

(1) True Faith And Sincere Aspiration For Accomplishing Pure Land Practice

Great Master, in his text, 'Exhortation To Give Rise To True Faith' fully revealed the meaning of true Faith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untrue faith. Great Master said, 'Pure Land practitioners must be complete with true Faith's mind. If without true Faith, although mindful of the Buddha, upholding purification precepts, liberating animals and cultivating blessings, one is only a worldly good person, whose reward is birth in a good realm to receive joy. When receiving joy, immediately creating evil karma. Since with created karma already, definitely falling into suffering. Looking directly with contemplating of this, comparing him with Icchantikas*, and those of the Caṇḍāla** class, only differing by one gap. Of such faith, how can it be true?

所谓真信的内涵有三：第一要信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是未成之佛，弥陀是已成之佛，觉性无二。我虽昏迷倒惑，觉性未曾失。我虽积劫轮转，觉性未曾动。故曰莫轻未悟一念，回光便同本得。

So-called true Faith's meaning has three aspects. First, there must be Faith that the mind, the Buddha and sentient beings are not two and not different in essence. I am a yet to be accomplished Buddha, and Amitābha is an already accomplished Buddha, with nature of awakening that is not two. I although am muddle-headed, inverted and confused,

my nature of awakening has yet to be lost. I although have accumulated kalpas of rebirths, my nature of awakening has yet to move. Thus, do not slight those yet to awaken, whom with one thought, can return their light within, to then be with the same original nature attained.

第二要信得我是理性佛、名字佛，弥陀是究竟佛，性虽无二，位乃天渊。若不专念彼佛，求生彼国，必至随业流转，受苦无量。所谓法身流转五道，不名为佛，名为众生矣。

Second, there must be Faith that I am a Principle Nature Buddha, a Name Buddha, and Amitābha is an Ultimate Buddha, with nature although not two, positions are then like the sky and abyss apart. If not with focused mindfulness of that Buddha, seeking birth in that land, I will definitely follow karma to be reborn, to receive suffering immeasurably. This so-called Dharma Body that is reborn in the five paths, is not named as a Buddha, but named as a sentient being.





我之苦切必能感，佛之慈悲必能应，如磁石吸铁，无可疑者。
My this pressing sincerity is definitely able to connect, and the Buddha's loving-kindness and compassion are definitely able to respond, like a magnet attracting iron, without that to doubt.



第三要信得我虽障深业重，久居苦域，是弥陀心内之众生；弥陀虽万德庄严，远在十万亿刹之外，是我心内之佛。既是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交。我之苦切必能感，佛之慈悲必能应，如磁石吸铁，无可疑者。所谓佛念众生，如母忆子。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也。

Third, there must be Faith that I although have obstacles deep and negative karma

注释 | NOTE

- * 译为断善根、信不具足、极欲、大贪、无种性、烧种，即指断绝一切善根、无法成佛者。
- * Translated as those having severed good roots, with Faith not complete, with extreme desires, great greed, without (Buddhas') lineage, with burnt seed (for Buddhahood), referring to those who severed all good roots, with no way to accomplish Buddhahood.
- ** 印度社会阶级种姓制度中，居于首陀罗阶级之下位者，乃最下级之种族，彼等专事狱卒、贩卖、屠宰、渔猎等职。
- ** Within Indian society's social classes' caste system, those dwelling below śūdras' social class, then as the lowest caste, with those who specialise as jailers, peddlers, butchers, fishermen, hunters and other occupations.

heavy, and long dwelt in suffering's land, am a sentient being in Amitābha Buddha's mind within. Amitābha Buddha although has ten thousand meritorious virtues' majesty, as far away as one hundred thousand koṭis of lands, he is the Buddha in my mind within. Since our mind-nature is not two, naturally will there be connection and response for mutual interaction. My this pressing sincerity is definitely able to connect, and the Buddha's loving-kindness and compassion are definitely able to respond, like a magnet attracting iron, without that to doubt. This is so-called the Buddha being mindful of sentient beings, is like a Mother recollecting her child. The child if recollecting the Mother, like when the Mother recollects, the Mother and child, passing through life, will not be far apart from each other. If sentient beings' minds recollect the Buddha, are mindful of the Buddha, now or in the future, they will definitely see the Buddha, with the Buddha not far away.

具如上真信者，虽一毫之善，一尘之福，皆可回向西方，庄严净土；何况持斋秉戒，放生布施，读诵大乘，供养三宝，种种善行，岂不足充净土资粮？唯其信处不真，遂乃沦于有漏。故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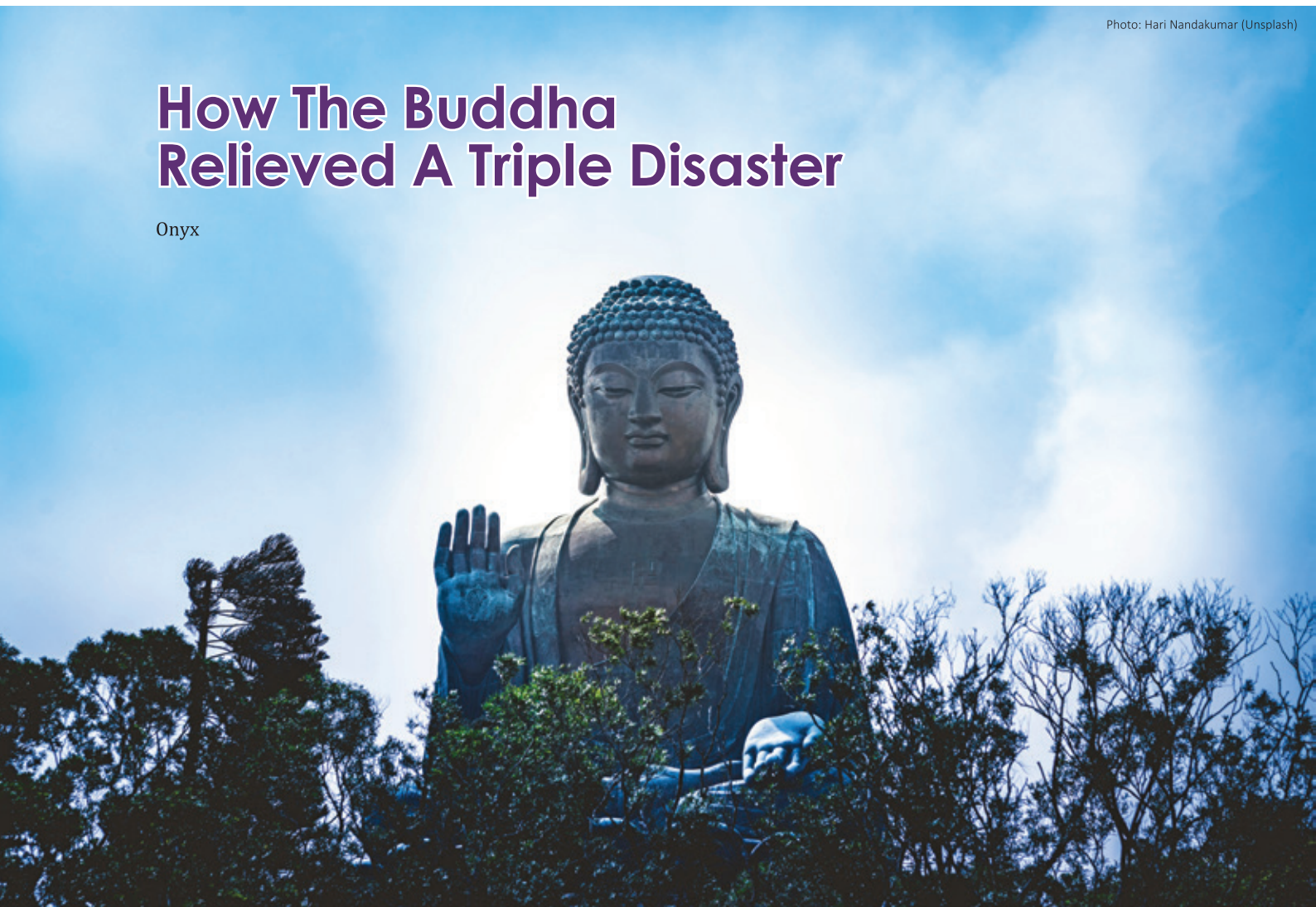
修行，别无要术，但于二六时中，加此三种真信，则一切行履，无烦改辙矣。”大师的剖析，精辟入微，契理契机，慧眼独具，堪称法炬。

According to the above, those with true Faith, although with one fine hair of good, or one dust mote of blessing, all can be dedicated to be reborn in the Western Pure Land, to adorn the Pure Land. Moreover, with upholding of purification and holding of precepts, liberating animals and giving, studying and reciting the Great Vehicle's sūtras, making of offerings to the Triple Gem, and all kinds of good practices, how can these be not enough to fulfil as Pure Land's provisions? Only when these Faith's aspects are not true, thereupon then sinking to be with outflows. From ancient times until now, for cultivation, there is no other essential method, than to only, in the two six periods within, be added with these three kinds of true Faith. Then with all practices carried out, without need to bother about changing track.' Great Master's analysis is insightful and detailed, according with principles and according with opportunities [to guide], with unique wisdom's eye, that can be called the Dharma's torch. 卍

(待续 | To Be Continued)

How The Buddha Relieved A Triple Disaster

Onyx



Whatever beings are assembled here, terrestrial or celestial, come let us salute the Buddha, the Tathāgata (Verse 15) / the perfect Dharma (Verse 16) / the perfect Saṅgha (Verse 17) / honoured by gods and humans. May there be happiness.

— Śākyamuni Buddha (*Ratana Sutta*)

According to a commentary on the *Ratana Sutta* (Jewel Discourse) 《宝石经》, Vesālī was hit by a famine, which caused the deaths of many. With openly decaying corpses of the poor, the city was disturbed by evil spirits, while a pestilence followed. With the triple disaster of starvation, hauntings and epidemic, its people sought the Buddha for help. Once arriving from Rājagaha with many monastics, by the power of their collective meritorious virtues, heavy rains fell, which swept away the bodies and purified the air.

The Buddha then taught the *Ratana Sutta* to Venerable Ānanda, instructing him to tour the city with the Licchavi citizens while reciting it to offer protection. Ānanda also sprinkled blessed water from the Buddha's alms bowl while doing so. Thus were the evil spirits exorcised as the pestilence subsided. Upon return with everyone to the public hall, the Buddha repeated the same teaching for benefiting all gathe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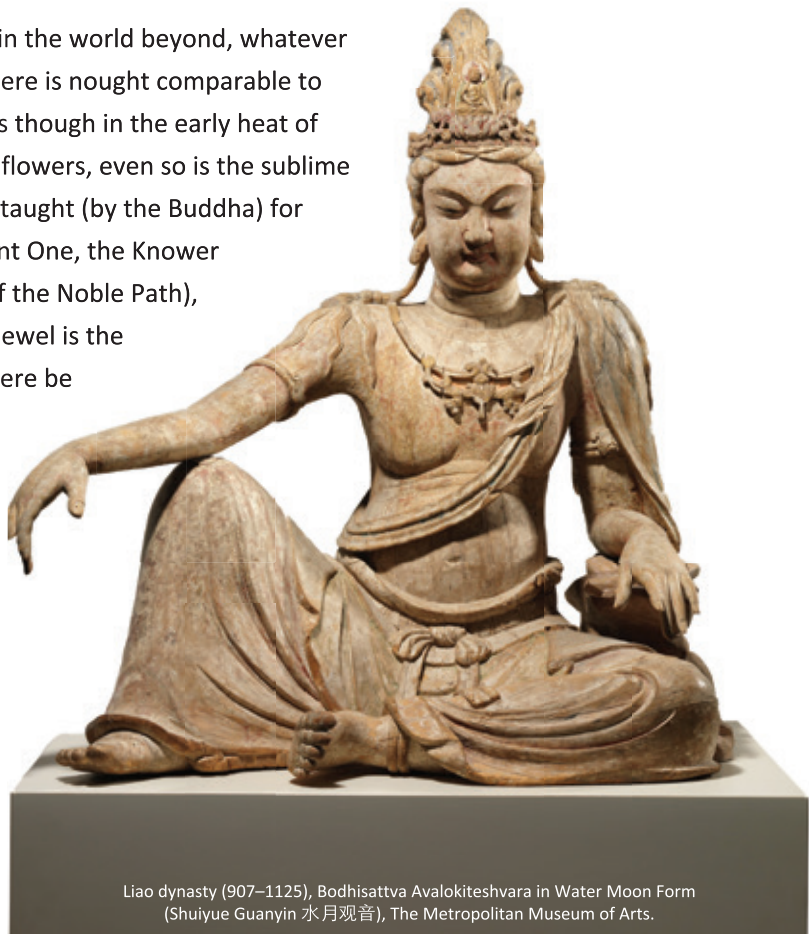
Essentially, the teaching praises and asserts the great virtues of the Triple Gem (or Three Jewels: Tiratana), of the Buddha, Dharma and Saṅgha, to use the great meritorious virtues created to 'dilute' the negative karma that prolong suffering. It also beseeches terrestrial and celestial gods to protect humans with loving-kindness, who have been making offerings to them. The *Ratana Sutta* had since become a Paritta or scriptural protection chant.

This sutta's practice is a form of mindfulness of the Triple Gem. In essence, with the Buddha being the teacher of the Dharma (which is the path to the Deathless), and the leader of the Ariya (i.e. noble) Saṅgha (who are his disciples who have attained the Deathless, thus surely worthy of offerings), the Buddha can represent the Triple Gem in a three-in-one way. Below are the sutta's verses of praise to him, as translated by Piyadassi Thera.

Verse 3: 'Whatever treasure there be either in the world beyond, whatever precious jewel there be in the heavenly worlds, there is nought comparable to the Tathāgata... Verse 12: 'As the woodland groves though in the early heat of the summer month are crowned with blossoming flowers, even so is the sublime Dharma leading to the (calm) of Nirvāṇa, which is taught (by the Buddha) for the highest good... Verse 13: 'The Peerless Excellent One, the Knower (of Nirvāṇa), the Giver (of Nirvāṇa), the Bringer (of the Noble Path), who taught the excellent Dharma... This precious jewel is the Buddha. By this (asseveration of the) truth may there be happiness.'

However, the easiest way to be mindful of any Buddha (who is also interconnected to every other Buddha), who also represents all of the Dharma and the Saṅgha, is via his name. As attested by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13th Patriarch Great Master Yīnguāng (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 through two examples based a similar situation of an epidemic, here is his 'Second Reply Letter To Layperson Mù Zōngjìng' (复穆宗净居士书二):

'You should in the village within and



Liao dynasty (907–1125), Bodhisattva Avalokiteshvara in Water Moon Form (Shuiyue Guanyin 水月观音),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You should in the village within and in nearby villages proclaim, that regardless of the old or young, males or females, all should eat as veg(etari)ans, and be mindful of “Námó Guānshìyīn Púsà”.

当于村中及近村宣告，无论老幼男女，通皆吃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in nearby villages proclaim, that regardless of the old or young, males or females, all should eat as veg(etari)ans, and be mindful of "Námó Guānshìyīn Púsà" (i.e. "Homage To And Refuge In Guānyīn Bodhisattva", who is also an ancient Buddha, or ["Námó] Āmítuófó": [南无]阿弥陀佛). “当于村中及近村宣告，无论老幼男女，通皆吃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Everyone should, with each person at each person's home within, along the way when doing things, along the way be mindful. When walking, standing, sitting and lying down, being constantly mindful, one definitely will not encounter epidemics. “大家各人在各人家里，一路做事一路念。于行住坐卧中常念，决定可以不遭瘟疫。” (Of course, there should be other sensible measures taken to prevent infection too.)

The year before the last (1933 C.E.), everywhere was with hullera (虎列拉: cholera) that was extremely severe. Near Shǎnxī's

Chéngchéng county's Sìqián town, several hundred people died. One disciple in his village within, with 50 to 60 families, had all people enabled to be mindful, only having two evil persons' deaths, with the rest all without sickness. “前年各处虎疫甚剧，陕西澄城县寺前镇附近，死数百人，一弟子村中有五六十家，人皆令念，只死两个坏人，余均无恙。”

In Gānsù's Gāngǔ county, layperson Hé Hóngjí promoted mindfulness of Amitābha Buddha's name (i.e. Āmítuófó). At all places where there was mindfulness of Buddha, the epidemic did not enter the county. “甘肃甘谷何鸿吉居士提倡念佛，凡念佛处，疫不入境。”

Your inviting of Pure Land friends to be mindful, is the smaller method. Teaching the whole village within, the old and young, males and females to be mindful, is the greater method. It is most excellent to eat as pure veg(etari)ans. If they are not able, they also must eat less meat. If yet to eat as veg(etari)ans, they also must be mindful (of the Buddha's or Bodhisattva's name). “汝邀净友念，是小办法。教全村中老幼男女念，是大办法。顶好吃净素，如其不能，亦须少吃。即未吃素，亦要念。”

Eating veg(etari)an protects your own body, likewise able to protect sentient beings' bodies. Being mindful of Buddha purifies your own mind, likewise able to deliver sentient beings' minds. 潮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大殿重建工程 捐款芳名录 (2016—2017年部分)

捐款者	款项	捐款者	款项	捐款者	款项
杨肃敬	3,000.00	回向罗泉香	1,000.00	林鸿进合家	10,000.00
林玉平	2,000.00	回向黄似蓉	1,000.00	洪瑞英, 蔡智宁, 蔡秋豪	1,000.00
回向陈贵兴	1,000.00	Tan He Yi	10,000.00	谢健德	1,000.00
王巧珠合家	1,000.00	林金花	1,000.00	余玉莲合家	1,000.00
新加坡净宗学会	145,806.00	Tah C.G	3,000.00	郑则光, 苏宝兰, 郑杰恩	1,000.00
曾金英合家	1,000.00	劉金妹	1,000.00	蒼菊院	19,188.00
刘汶龙	1,000.00	蔡丽娟	1,000.00	回向刘福明	1,000.00
林玉川	1,000.00	Lina Kok	2,000.00	田慧仪	2,000.00
回向易亚菜	1,000.00	张孔鸣	5,000.00	傅清华合家	1,000.00
Boon Siew Hock	1,000.00	Koong Yee Renovation Works Pte Ltd	1,000.00	回向李海权	2,000.00
Commit System (S) Pte Ltd	1,000.00	佛弟子	40,000.00	回向邓兰凤, 黄炳均, 黄连好	1,000.00
温翠连, 张胜慧, 张慧灯	3,000.00	贾桂蓉, 姚爱勤, 齐宵回向回向齐永贵	10,000.00	陈	2,000.00
回向 张华娇	1,000.00	回向庄天锡	1,000.00	沈和明, 王玉雁	5,000.00
Pleng Sri Ehatthorattaphol	3,000.00	回向陈亚治	1,000.00	回向周秀兰	1,000.00
回向傅孙存	2,000.00	回向庄亚狮	1,000.00	王威武	1,000.00
林业翰, 林伟翰, 林恩其	3,000.00	Sun Yuqun	1,000.00	陈世宗, 司徒添文	10,000.00
朱国源, 张瑞珏	2,000.00	李宝华, 陈莹	1,000.00	王慧深	10,000.00
回向傅孙存	2,000.00	陈瑞明	1,000.00	林玉梅回向回向家婆陈芋圆	4,000.00
陈悦得, 许诗云	1,000.00	柯松兴, 雷瑞晴, 柯国侯, 克俊宏	2,000.00	陈和桂	2,000.00
谢淇盛	1,000.00	萧勇杰	1,500.00	张羽德, 杨丽丽	1,000.00
回向王天海	1,000.00	Owin International Pte Ltd	1,503.00	李昆豫, 许谨	1,000.00
回向黄银娘, 林两金, 易亚菜, 林添枝, 林添福, 林汉强	6,000.00	黄光辉	1,000.00	回向梁秀玉 (菩玉)	10,100.00
林德贞合家	2,000.00	卓福财, 琨凤	1,000.00	Liu Yu Ling	2,000.00
林俊宏	1,000.00	卓伟峰, 卓芊慧	1,000.00	Car World Automobile Pte Ltd	1,000.00
吕励震	1,000.00	佛弟子	8,000.00	回向谢秀兰	1,000.00
曾慧治	1,000.00	佛弟子	2,000.00	谢金廷, 谢明利	1,000.00
回向魏清恩	1,000.00	回向陈翠屏	1,000.00	吴意汎, 吴丞裕	1,000.00
吴赛娥	2,000.00	Keliam Promwidit & Family	1,000.00	Lim Lee Meng	10,000.00
赖袖莹合家	1,000.00	回向陈文中	3,000.00	陈正见合家	1,000.00
回向李春煥	2,000.00	回向陈文生	1,488.00	邓伟政	1,000.00
Quek Sweet Chye	1,000.00	Tee Bee Yen	1,000.00	林凤华	1,000.00
陈叶好	1,500.00	回向 薛璇莲, 李巧娇	1,000.00	回向刘秀培	1,000.00
王志民合家	2,000.00	林明夏	1,000.00	Tan Chvu Si, Toh Xiao Ping	1,000.00
佛弟子	40,000.00	林玉娇	1,000.00	洪衛达合家	1,000.00
回向王金筑	1,000.00	回向 Benji	1,000.00	黄英娥	2,000.00
Yang Voon Cheng & Family	3,000.00	郭玲娜	2,000.00	Ng Wye Leng	3,000.00
Tan Lai Hock	3,000.00	刘军治	2,000.00	林慧青	2,000.00
蔡瑞珍, 李是凝, 李是权, 李佳燕, 李佳芯	1,000.00	佛弟子	1,050.00	林子鸿	1,000.00
回向黄秋霞	5,000.00	回向杨两顺 Yeong Liang Soon	2,000.00	Lee Hock Joo	1,000.00
高秀莲合家	1,000.00	洪珠娘	2,000.00	黎珍	1,000.00
回向 Ming Weng Keong	2,000.00	林睦贺, 赖袖莹	1,000.00	回向汤碧霖	1,000.00
张庆发	30,000.00	高一铭, 高添根, 高松辉, 高松云, 高志强, 高蔡阳, 高钰琪, 林爱卿, 蔡溪葵, 黄小红, 高丽慧, 高晟楷	2,450.00	杨庆友合家	2,000.00
Tee Song Kwee Bee	1,000.00	劉亚富	13,375.00	田文合家	1,000.00
Tee Song Kwee Bee	20,000.00	柯宝明	13,375.00	赖健文合家	1,000.00
回向吴云忠	1,000.00	郑金年	1,000.00	杨韵仪	1,000.00
钟强锡合家	7,000.00	回向黄亚达	10,836.00	合乐源	7,360.20
卜毅华合家	8,000.00	陈娇荣合家	10,000.00	杨庆友合家	2,000.00
沈念恩	1,000.00	吴美卿合家	1,000.00	Elite Deco Pte Ltd	1,000.00
王清来	1,000.00	林绍昌, 潘淑贞, 林束芳	1,500.00	回向王钦水	1,000.00
Car World Automobile Pte Ltd	1,000.00	The Estate Of Teo Chwee Tee Deceased	5,000.00	回向陆荣辉	1,000.00
齐宵合家	1,000.00	白丽英, 李宁展, 李明辉, 李明环, 李宁兴	1,000.00	连荣华合家	1,000.00
齐宵合家	1,800.00	陈在峰, 陈迪献, 陈霁敏, 杨海英	1,000.00	易梅英	1,000.00
林福泉	1,000.00	回向白荣基	4,000.00	梁南, 冯推亮, 冯推光, 冯推莉	2,000.00
李立晚	1,000.00	蓝祖恭合家	3,000.00	郑玉兰	1,000.00
柯福赐, 李季玉合家	10,000.00	符德应	1,000.00	黄妙叶	1,000.00
回向曾柏柚	1,000.00	王慧深	2,500.00	陈旗泉合家	1,000.00
杨康增合家	1,000.00	蔡慧君	1,200.00	谢联利合家	1,000.00
杨维勤合家	20,000.00	Cheak Kee Hock Richard	5,000.00	赖定海	1,000.00
王耀成, 王清诗	1,000.00	许丕清	1,000.00	赖袖莹合家	1,000.00
高敬凯	1,000.00	邓裕银	1,500.00	回向卓金康, 刘菊仙	1,000.00
Ng Gee Hwa	1,000.00	陈清隆, 吴亚丁	1,000.00	陈彦润	1,000.00
谢振联合家	1,000.00	许沼治	1,000.00	回向李丽玲	1,800.00
黄咨强合家	1,000.00	王淑珍合家, 回向符国南	1,000.00	梁岩岩	2,000.00
倪珠贤	1,000.00	汤光泉, 汤雪佳及宝宝, 汤雪春, 沈旭, 沈栋, 汤泽栋, 汤雪贞, 高树德	1,000.00	黄玛莉, 李亚海, 李福生合家	1,000.00
周洁珍合家	2,000.00	回向谢真	2,500.00	回向朱玉清	10,000.00
程文海, 程俊龙, 黄锦清	1,000.00	Tan Ah Mui & Family	1,000.00	洪少忠, 沈锦琳	2,000.00
杨亚香	1,000.00	蔡玉松	1,000.00	辜俊友, 杨细燕, 辜丽甜, 辜丽莲, 辜龙照	1,000.00
王凤兰, 宇海顺, 宇子淇	1,000.00	洪衛达, 洪国全合家	1,000.00	赖源文, 陈莉菁	1,000.00
Taka Hardware & Engineering (S) Pte Ltd	2,000.00	庄亚英	1,000.00	黄利明, 杨进狮	1,000.00
Sheng Hong Temple	10,000.00	郭瑞财, 李素娟	1,000.00	卓志伟合家	1,000.00
李亚红	1,000.00	翁树衡	1,000.00	张顺年	1,000.00
钟强赐	5,000.00	巫惜兰	2,000.00	回向辜妙英	12,000.00
卜毅华合家	10,000.00	回向林传能, 洪秀贞, 林像源, 郑惠卿	1,000.00	傅诗扬	2,000.00
回向陈大早	3,000.00	郭淑杏	2,000.00	吴连昌	1,000.00
陈银英	1,000.00	黄凤光合家	1,000.00	林锦茂, 薛凤秋	1,000.00
梁玉良, 李淑梦合家	2,000.00	卢俊良合家	1,000.00	陈亚莲, 蔡用文, 蔡秀菊, 李昭慧, 黄诗盈	1,000.00
洪衛达合家	1,000.00	陈德伟	1,000.00	李昭龙, 卢保彦, 李丞毅, 李家炎	1,000.00
佛弟子	40,000.00	王慧深	17,500.00	林振协	1,000.00
星洲德教济云阁	10,000.00	三宝弟子	5,999.00	浩恩讲堂	7,777.77
Koong Yee Renovation Works Pte Ltd	1,000.00			卓保成合家	1,000.00
潘玉娥	1,000.00				

(排名不分先后, 待续)

注: 所有为居士林建筑基金捐助\$1,000及以上功德主, 将收录于此捐款芳名录中。若您不愿我们在此公开您的捐款信息, 请将您的收据号与姓名电邮至编辑部: sccy@sbl.org.sg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第六届净土教理班

开始报名

本林净土教理班自2010年在前林长李木源居士的倡导下开办以来，深受广大佛弟子欢迎。

本课程以中印佛教史及净土教理史为线索，从认识宇宙、认识人生、认识诸佛净土切入，在大乘佛法的基础上，融汇当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知识，重点学习净土宗的根本义理、十三代祖师思想及净业修持方法。学习期间穿插“精进佛三”念佛实践，通过两年学修，以期树立净土正知正见，增进信愿，自利利他。

主讲：延续法师

(九华山佛学院首届毕业; BA Auckland; MMC, NTU)

为仰宗第十代法脉传人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佛学导师
净土祖庭庐山东林寺首座

开课日期：2020年9月5日

上课时间：每周六晚 7:30pm – 9:30pm

学程：两年

询问电话：67372630

你可通过以下方式报名：

1. 在居士林二楼办事处索取表格，填好后交给办事人员；
2. 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填表报名；
3. 打开网站：<https://tiny.cc/sblplc> 填写表格报名



【即日起接受报名 截止日期8月31日】